

CHINA BIRD WATCH

中国鸟类观察

2006年第4期 总第50期

August 2006 Issue 50





- 1** 我出生在碱蓬滩的地面上，红碱草是我的褥子，爸爸妈妈把我们藏得很隐蔽。
- 2** 我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周围的色彩跟我身上的花纹很像啊！
- 3** 我总是饿，爸爸妈妈养育我们很辛苦，到处奔波找吃的。
- 4** 我家的景色很美，但是最近有人在我家周围灌水种芦苇，好几次差点儿淹了我的家。
- 5** 我们都快长大了，很想以后回到这里建立自己的家，但那时这片碱蓬滩还会在吗？



目录

【编者絮语】	
【本刊讯】	
欢迎参加鸟会骨干教育培训活动	杨志栋 2 页
中国青年鸟类学家研讨会	
暨第二届北师大翠鸟论坛成功举办	董路 2 页
马敬能先生作客周三课堂	乔颖欣 3 页
【边走边看】	
精彩的体验——三明观鸟记	(福州) 高川 3 页
山西观鸟迎贵客	(太原) 恨狐 5 页
【攻略ABC】	
西行日记	(乌鲁木齐) 苟军 6 页
【心随鸟动】	
观鸟中毒的几个基本表现	(深圳) 青冈 7 页
【色鸟情思】	
盘锦的黑嘴鸥	(北京) 王翀 9 页
【鸟人鸟事】	
郝克明先生二三事	(北京) 钟嘉 10 页
【中国鸟类史话】	
中国鸟类家族的新成员(二)	(北京) 刘阳 11 页
【鸟类学研究】	
宝华公园的银耳相思鸟(中)	(云南) 闻丞 14 页
【我和鸟会】	
我的观鸟历程与江苏野鸟会的发展	(南京) 雷铭 16 页
【自然保护区介绍】	
大兴安岭呼中、南瓮河自然保护区观鸟	(北京) 张勇 18 页
候鸟驿站和天堂——兴凯湖	(黑龙江) 孙长山 19 页
【看图说鸟】	
斑鱼狗的助手行为	Waxwing 20 页
【物种信息】	
白腰燕鸥、红腰杓鹬	陈承彦 21 页
【书讯】	
《猎隼保护手册》、《新疆野鸟观赏与研究》	马鸣 21 页
【各地鸟会专栏】	
福建观鸟会、上海野鸟会、江苏观鸟会	
北京观鸟会、厦门观鸟会	22 页
【特色鸟讯】	24 页
【编读往来】	24 页
封面	
花彩雀莺	赵兴 摄
封二	
黑嘴鸥的故事	王翀 摄
封三及彩插	
董寨鸟类摄影年会图片选	
封四	
新疆鸟类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 杨志栋

编辑: 雷进宇 乔颖欣

王西敏 熊焰

杨志栋 禹林

钟嘉

英文翻译: 陈亮 华方圆

黄晓清 雷进宇

张嘉颖

排版、印刷: 王瑞卿

电子版: 吴楠

邮寄: 乔颖欣

电子信箱:

birdwatcher@vip.sina.com

邮寄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系04级硕士 黄晓清

邮政编码: 100875

赞助机构 Sponsored by



达尔文基金

Darwin Initiative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

Global Greengrants Fund

GLOBAL GREENGRANTS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

支持机构 Supported by



香港观鸟会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网络版地址

[http://www.wwfchina.org/
chinabirdwatch/](http://www.wwfchina.org/chinabirdwatch/)

<http://www.chinabirdnet.org/>



【编者絮语】

最近厦门观鸟会又有惊喜，他们在福建闽江口发现并拍摄到了小凤头燕鸥，这是中国大陆沿海第一笔确认的记录，值得庆祝！

暑假已至，热浪翻滚，台风在南方肆虐，各位外出观鸟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做好防暑准备。

现在的平原没鸟观，就有上山找寻的；现在的滩涂是淡季，就有去海岛探宝的；现在的南方要歇夏了，就不乏西行北上的。当本期出版之日，小编刚刚从青海回来，在这里先预祝各路队伍人马平安、满载而归。

本期介绍筹备中的江苏野鸟会，国内最年轻鸟会的发展史让我们看到新生力量的蓬勃朝气。新疆观鸟会的《西行日记》则带我们神游西域，感受中国西北的神奇。有个人是许多观鸟者都不会忘记的，他就是郝克明，关于他的故事很多，现在他离开中国了，我们祝他一路顺风，记得常回来看看。

此外，本期继续连载《中国鸟类家族的新成员》和《宝华公园的银耳相思鸟》。

【本刊讯】

欢迎参加鸟会骨干教育培训活动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Darwin Initiativ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will cooperate with Kunming Bird Association and Zhejiang Wild Bird Society to hold training workshops on birdwatching promotion and birding activity organization from 25th-27th August i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and from 1st-3rd September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respectively. The instructors will b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nager Mr. Barrie Cooper from RSPB and experienced environmental educator Mr So Yixiong. Shenzhen Bird Watching Society will als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holding birdwatching activities and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香港观鸟会和昆明鸟类协将会合作于8月25日至27日在昆明举办由达尔文基金赞助的“观鸟会干事教育培训与交流”活动，目的是令各鸟会对举办活动有深入的了解，例如怎样在举办活动前准备充足，举办不同活动应注意的事项等。参与培训的授课讲师有来自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国际教育经理Barrie Cooper先生以及在举办活动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苏毅雄先生。深圳市观鸟协会亦会分享他们在举办中小学观鸟与环境教育活动的经验，希望各鸟会骨干在完成这个培训活动后能对鸟会在举办活动方面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为方便国内鸟会的参与，除了在昆明举办培训外，主办方也跟浙江野鸟会合作，将于9月1至3日在杭州举办同类型培训活动。主办方会为参加者提供最高人民币500元交通补贴(形式跟厦门水鸟调查培训一样)，参加表格已发给各鸟会负责人。诚邀各鸟会安

排相关人员参加此培训活动。

联系人：香港观鸟会 张嘉颖

电邮：info@chinabirdnet.org

电话：(852)23774387 (杨志栋)

中国青年鸟类学家研讨会 暨第二届北京师大翠鸟论坛成功举办

On 21st and 22nd July, Proseminar of Young Ornithologist--2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ingfisher Forum--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Life Science School of BNU. The forum aimed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graduate students working on ornithology. In the forum, many reports showed that young students paid more attention on field observation.

2006年7月21—22日，中国青年鸟类学家研讨会暨第二届北京师大翠鸟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功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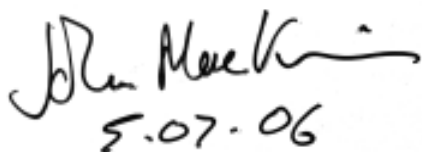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主办，北京市动物学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协办，来自中科院动物所、植物所、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林科院、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广西大学、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全国鸟类环志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邢台学院、沧州师专、北京师范大学的近70名青年学者、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活动旨在为鸟类学专业研究生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拓广我国青年鸟类学者的视野。鸟类学分会名誉理事长郑光美院士致开幕词。

在两天的会议中，共安排了8个专家讲座和19个学生报告，内容涉及鸟类迁徙、起源与进化、濒危动物的分子生态、生物统计方法、繁殖生态、行为和栖息地利用等。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报告了以微卫星为遗传标记，对鸟类地理种群遗传分化进行的研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立波介绍了利用卫星跟踪技术研究黑颈鹤迁徙路线的成果；中科院动物所的张成安报告了利用数据库技术分析中国鸡形目保护热点地区的最新进展等。这些先进方法和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广泛应用必将对我国鸟类学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报告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更加注重野外观察。比如，杨萌通过长期观察对角百灵生活史进行了总结；杨洪燕通过两年中在河北唐山市嘴东村的定期观察对鸫鹛类迁徙动态进行了研究；郑思对崇明东滩水鸟迁徙中雄鸟早现(protandry)现象进行了观察，并对其生物学意义进行了探讨。

最后经过评选，首都师范大学郭玉民《繁殖白头鹤研究新进展》，北京师范大学杨洪燕《渤海湾北部鸬鹚类迁徙动态研究》和东北林业大学吴庆明《扎龙丹顶鹤巢址选择研究》获得“中国青年鸟类学家研讨会暨第二届北京师大翠鸟论坛学术报告金翠鸟奖”；李晓京《北京地区越冬长耳鸮食性分析》，汤宋华《四川林鸮的育雏行为》，张洁《黄腹角雉地理种群的遗传分化》，李慧《天然林与人工林画眉科鸟类群落比较研究》，蒋爱武《弄岗喀斯特森林下层鸟类研究》，蔡志扬《澳大利亚Fowlers Gap食腐鸟类行为研究》等获得银翠鸟奖；王国栋等10人获得优秀学术报告奖。

此次活动的视频资料目录及下载链接请见<http://bbs.chinabirder.com/viewthread.php?tid=613&extra=page%3D1> (董路)

马敬能先生做客周三课堂



On 5th July, ornithologist John Mackinnon, who is one of the authors of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 came to Beijing and gave a lecture about birding and record methods in the Wednesday Class. He also had a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birdwatchers in the lecture.

7月5日，著名鸟类学家，《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作者之一约翰·马敬能先生来到北京，在周三课堂上与鸟友们进行了交流。

马敬能先生是中国观鸟爱好者最为熟悉的鸟类学家之一，由他编写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已经成为中国的“观鸟圣经”。马敬能先生一直关注中国鸟类保护活动在民众中的开展，他编写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坚持要出中文版。几年来，这本书对观鸟活动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和开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两个小时的交流活动中，马敬能先生谈了观鸟以及记录方法，之后鸟友们针对野外手册的内容和再版计划、观鸟活动在中国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等内容与他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许多鸟友还专门带来了野外手册，并得到了马敬能先生的珍贵签名。

这次讲座的视频已经上传到中国观鸟网 (www.cbw.org.cn) 的周三课堂栏目，欢迎下载收看。

(乔颖欣)

【边走边看】

精彩的体验

——三明观鸟记行

(福州) 高川

I took part in the expedition organized by Fujian Bird Watching Society during the May holiday. We traveled 900 km within three days, starting off from Minqing and concluded the journey at Longqishan. Besides bird watching, we also did some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rvey. The trip was wonderfully rewarding, and every participant got something out of it.

4月30日晚9点接到楼兰与BTW的电话，告知原定6天的观鸟行程可缩短为3天，正是我可以挤出的时间！一时激动无比，手忙脚乱地找人替班，晕头转向地收拾行装。于是，一场惊心动魄又美丽动人的新奇征程，我的第一次长途观鸟游，在这个五一节意外地开始了。

早上8点半上路，还未出城，金山大道边就有一对喜鹊欢送我们，当然预示了此行大吉大利撞大运。我也取出笔记本开始了忠实的记录，很快就有1只山鹊鸽入帐。

紫啸鸫(人名)选择了经闽清过尤溪到明溪这条盘旋翻飞的鸟道，理由是“风景巨好”，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只是一出闽清城就遭遇烟尘扑面而来，高大的烟囱矗立乡间，满载高岭土的卡车喘着粗气爬坡，河流无一例外流淌的是白色“豆浆”。瓷砖业的发达严重破坏了闽清的生态环境，让人心情沉重，呼吸也不舒畅，直到10点半过了金沙镇才重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很快路过一处高高山崖，面对开阔的山谷，集体下车。是谁刚刚天才地预言这儿绝对有猛禽，楼兰美眉就大喊起来，只见我们身下一蛇雕悄然掠过，转过树林不见了，众人大呼可惜。随后是长长的蜿蜒山路，洒着树荫飘着落叶，最对青竹的胃口，连开车都飘飘然起来。顺路还收获了1只栗苇鵟，2只红脚苦恶鸟，还有1只盘旋在高空的赤腹鹰。在距离尤溪70km，海拔890m的山兜林场路边高草丛中飞起宝石蓝色的精灵，在枝上停一小会儿，转眼又钻进灌木丛，竟然是蓝翡翠！但个头偏小。这里是被剃过头的高山，附近只有少量水田与小水沟，连个像样的水塘都没有，它出现在这里绝对是不合理的存在。BTW说得好：匪夷所思。

中午用餐后离开汤川镇，不远一处山谷中层层叠叠的梯田，浅浅水面泛着银光，如鱼鳞如丝带，缠



绕山脊，耕牛与扶犁农夫点缀其间，经典画面吸引所有的目光。有人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千里迢迢去拜访广西龙脊。可这路边的马尾松全都被剥去树皮取松脂，刀口开得如此野蛮，有些简直就是大面积环剥，看了只能摇头叹息。

下午4点前出了大山拐上往三明的高速公路，谁也没料到一场高速惊魂就要上演。天色很快暗了下来，黑云低沉翻涌，我们的车一头扎进倾盆暴雨中，能见度低到连路面白线都难看清。青竹两手死死把着方向盘，两眼瞪着眼珠子马上要蹦出来，生怕跟丢了前车的车灯就找不着北了，速度还不敢太慢，不然后边的车很可能上来个强吻，楞是硬着头皮以80km的时速往前冲。副驾座上的我则陷入惊恐呆滞僵硬状态，直到冲出雨区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真是上天垂怜，命不该绝。出了高速路，两车一同出生入死的鸟人们见面分外亲切，握手相庆。

到了三明小作休整，到修理厂检查了变速箱，细雨中摸黑前往明溪。往夏阳村的小路是新筑的水泥路，路边山壁处处崩塌，清理过的土石占据路面，非常担心要是再有山泥倾泻或巨石滚落那可怎么办。总算被喜鹊祝福过的运气仍好。一路还有古树参天，而我只能在黑暗中想象与感受。

夏阳护林员老张为我们安排了丰盛的晚餐，早已饥肠辘辘的青竹、BTW们在争抢中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一盆土鸡。可怜我胃口不好，只能多灌鲜美鸡汤。这只土鸡如此刺激了青竹的味觉中枢，以至于随后两天里不断回味提及，看到路边有鸡走过，眼神都温柔起来，嘴角翘动作陶醉状，嘴边隐约水光闪动。

清晨薄雾中，一出村口就遇到只傻呆呆的栗苇鹇，让青竹摄了个爽，还有许多占据了田间地头的红尾伯劳。棕背伯劳们都上哪里去了呢？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三宝鸟，胡乱拍打圆短的翅膀，笨拙的飞行姿势的确验证了书上的说法。

闽西北的田园处处种植烟草，路边黄土垒筑的烤烟房林立。烟草的种植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却影响了更多人的身体健康，这笔帐该向谁算？

均峰山植被繁茂，山路陡峭却还平整。海拔750m处陡坡旁蹿过一只长尾巴雉，我只看到它的背是蓝灰色，众人下车搜寻未果。紫啸鸫没看清楚，竟然怀疑是长尾巴老鼠！真想痛扁他，哪怕说是松鼠也就不与他计较了。后经讨论初步判断是白颈长尾雉，但也只能疑似了，留下一点遗憾。

步行上均峰寺的石板路湿滑难行，只能靠边踩着土地短草走。两位美眉一路趴、靠、蹲、跪，以

种种姿态拍摄小花小草小虫子，那绝对是非常的敬业。竹林里冒出许多笋尖与新竹，低矮处常见挂着红红黄黄显眼的破衣服，知道那是用来吓唬野猪的无用淡交错，立体的山形色彩慷慨展示自然繁复之美，我又是一通狂拍。

山道盘旋而下，总为鸟鸣鸟影一次次急停。褐河鸟现身道旁陡直小溪流、成群栗耳凤鹇捕捉松枝上的毛虫、灰喉山椒鸟在马尾松高高树顶喧闹、还少不了无所不在的紫啸鸫（这可是鸟）。天空日晕高悬，气温明显上升。青竹从昨天起一直期待的猛禽总算来了。一对赤腹鹰与一只松雀鹰同在高空盘旋。贪心不足的青竹又开始念叨没见到金雕捉猴子，很是让我无言以对。

山脚田野中黑卷尾少了很多，是不是因为要等到下午才出来？棕背伯劳不少而红尾伯劳不见。一种陌生的叫声让我们迷惑，寻觅再三竟然是白胸翡翠在高喊，听声辨鸟的功夫还真需要好好修炼。

紫啸鸫队伍捷报频传，他们收获了白颈长尾雉、蓝喉蜂虎、斑头大翠鸟、大黄冠啄木鸟、赤腹鹰、蛇雕等许多好东东，害我们口水流淌一地。两队此行合计鸟种数量，超过70种。

三天磨炼让青竹深深体会闽道更比蜀道难，自觉车技大进，更是信心满满准备杀奔西部。他搓方向盘还没有过瘾，于是坚持走国道回家。一路青山绿水间自是又上演一场刺激的极品飞车，有惊无险，完美谢幕，也使我的心理承受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这次刻骨铭心的鸟人历练之旅，我首先要感谢楼兰与BTW，没有你们的电话提醒，就没有我的难忘经历。而后当然是青竹，没有这个疯狂司机与高明老师，就没有我惊心动魄的历险与观鸟水平的大大提高。不敢忘记感谢紫啸鸫，要不是这个超级敬业的鸟会长多次“鼓吹”与“怂恿”，我也不会计无反顾地踏上征程。最后，是那两辆破切诺基，3天900km艰辛的长途旅程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变速箱累得裂口淌油也不陷坑不趴窝，绝对是劳苦功高。

引用鸟会形象代表与发言人BTW（这头衔大家都同意吧，会长没意见吧）的总结：“此行虽为观鸟，其中亦有郊游、越野、登山、社会调查、环境考察等元素在内，老中新鸟各得其所，细品甘苦，因缘际会，取舍自得，把观鸟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不虚此行哪。”

此记，献给所有的鸟人与鸟儿们，我们一同努力，更多精彩仍将继续。

山西观鸟迎贵客

(太原) 恨狐

Being local resident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for us to take birdwatchers from other provinces to go birdwatching in Shanxi Province. In the first day, we saw Black Stork and Eurasian Crag Martin in Wutai County. We found Large Hawk Cuckoo and Chukar in Qiliyu FP, Huozhou City in the next day. It was a pity that we could not find Brown Eared Pheasant because of raining. Here, we welcome people to visit Shanxi Province for birding at any time.

2006年5月24日下午山西迎来了两位贵客：山东的羽衣甘蓝和下里巴人。

当我给胡老师打电话，胡老师激动不已，不停地说要接待好，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晚上大家在一起商量行程第二天的行程，由于下雨无法上芦芽山看褐马鸡，便决定去五台碰运气看黑鹇。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山西的山脉。东部有太行山，西部有吕梁山，北部有恒山、五台山，南部有中条山，中部有太岳山。绵延起伏，纵横排列，雄险巍峨，除了晋西北，其余山脉都有植被很好的森林公园。太行山有太行大峡谷；吕梁山有芦芽山、庞泉沟、五鹿山三大自然保护区；中条山有历山自然保护区、蟒河自然保护区；太岳山有七里峪森林公园。我们明天所去的五台县就属于太行山脉。

25日早6点人员会合后，就上了高速一路向北行。天空阴霾，不时的下着小雨，我们还戏言羽衣甘蓝和下里巴人把山西久违的雨给带来了。

1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忻州市，老豆腐、油条一下肚，顿时睡意全无，也不觉得冷了。到了山口，山渐绿，水渐清，路边还有些杨树和枣树，山上已经被各色灌木所代替。

大家下车，刚下去羽衣甘蓝就说到：“黑鹇、黑鹇！”我们立刻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三十米外的河旁两只黑鹇看到我们飞了起来，一只黑鹇往远处的村子飞不见了踪影，一只落在电线杆上，苦于距离远而且光线不好，我们只有拿望远镜看的份了。上了车大家兴奋地说：“来碰运气看黑鹇，没想到刚到山口就看到了，真是好彩头。”

往山里走，雨还一直在下，虽不大但是少了很多林鸟，不过大家想要看的褐河乌和冠鱼狗还是很给面子，不时的出现让我们或拍或看，好不痛快。

雨中的太行也别有一番景色，云穿行在山中，山沐浴在云里，大家更是频繁地更换着长焦和广角镜头。

岩燕又是羽衣甘蓝最先看到，并且在岩缝中还看到

了它的窝。奇怪啊！海拔并不高呀！也会有这种鸟而且还在繁殖。

继续前行，雨也慢慢停了下来，风景更加怡人，翠绿的山，清澈的水，山谷间只有我们在行驶。到一个山口，我们掉头折返回去，在一块悬崖上又发现两个岩燕的巢，下车走近，惊起6只岩鸽，本来岩燕就够我们拍的，又来了岩鸽更走不动了。他们在拍鸟我在拍景，在山上发现两只红嘴山鸦，果园中发现两只柳莺。大家等了半天岩鸽是拍够了，岩燕回到窝里再也不出来了。

我们前进到一个小村的时候，山谷中一只黑鹇在天上飞，并往前飞转过了一个山，“追！”立马发动车往前走，拐过弯看到河边一个大黑影。“一定是它，咱们不着急，到它旁边拍。”胡老师给大家说到。车慢慢的又向前走，20米、15米、10米车停下了黑鹇还在河边悠闲地站着，“咔嚓、咔嚓、咔嚓……”一阵狂轰乱炸，险些爆框。拍的差不多大家慢慢开车门下车，刚开门它就飞了起来，好在飞了不远又落了下来，大家沿着公路慢慢地靠近，最终黑鹇忍不住我们的“侵犯”又飞了起来，这次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恐怕全中国也只有山西拍黑鹇可以拍到爆框版了。

后来的回程路上，又遇到了赭红尾鹀，这可是我的新目击种。

26日，原本以为今天不下雨我们就去芦芽山找褐马鸡，看鸮嘴鹀。可老天再次让我们失望，并且和保护区联系得知别说上山了，进山都很难，还好胡老师拿出了王牌——七里峪森林公园。七里峪森林公园位于山西省霍州市，由省林业厅直属，属于太岳山脉，山上植被覆盖率达到95%。

6点上了高速，这次不是往北而是往南，三个小时后到了七里峪，一进山才觉得这四年在山西是白呆了。总以为山西到处都是穷山恶水，掘地皮挖煤，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山清水秀颇有小江南的意思。刚进山就有看到了我的新种——紫啸鹀，它正站在河坝上梳理被雨淋湿的羽毛。

顺着盘山路往上走，虽然还在下着毛毛雨，可一路耳边鸟叫不断，我们的车几乎走不了两步就要停下来，黄腹山雀、大山雀、煤山雀、北灰鹀、北红尾鹀等照单全收。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领鹀鹀在呼呼地叫，还有山西新记录鹰鹀。“走吧，我们先到保护区回来再看。”胡老师催促着我们，要不是保护区的人在等着我们，我想一定会走着上去的。

和保护站的朋友见了面，大家背着相机去后面的山谷里拍鸟。这时候的天也开始放晴，阳光把我们这两日的郁闷心情照得无影无踪。我在一旁尽情欣赏着



美景，拍着路边的野花，一抬头，一只松鸦在我面前4米处抓蚂蚱吃，全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好一个笨和尚。黄喉鹀和戈氏岩鹀将窝筑在小溪边的草丛中，红尾水鸂则在石缝里孵育下一代，最搞笑的就是鹧鸪在房子的砖洞里不停地建造着它的小窝，如同一只会飞的小耗子，一点也不怕我们。

山里的天，和小孩子的脸一样，刚才还是晴天，马上一团乌云飘到头上，豆大的雨点砸向我们，还好离保护站不是很远，大家都往保护站跑。跑到保护站竟然还下起了冰雹，真悬！饭还没好，大家在一起看着拍的鸟片，交流着拍鸟心得。

雨一直在下，本来打算住一晚的计划只好取消了，羽衣甘蓝和下里巴人他们打算再一直往南走，到三门峡回山东。午饭吃过，大家就要分开了，两天来大家跑了500多公里，遗憾的是没有让山东朋友看到褐马鸡，不过还有下次，都看上了下次就不来了，呵呵！一路平安。

回去的路上又在河边看到黑鹳，我想起陶陶鱼在孟津说的话：“想不看大鸨都不行。”在山西是：“黑鹳飞到你眼前让你看。”

后来，得知下里巴人和羽衣甘蓝还看到了石鸡、白顶鹀，又让我嫉妒了好半天。

最后，真诚希望全国的鸟友能多来山西看看，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句话也一点不假，山好、人好、鸟更好。

【攻略ABC】

西行日记

(乌鲁木齐) 苟 军

I spent 11 days on birdwatching in the deserted 4350-km road from Urumqi to Taxkorgan. I have got five more bird species on my list: Eurasian Crag Martin, Dusky Warbler, Grey-backed Shrike, Large-billed Crow and Eurasian Golden Oriole. We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Panman Reservoir, which was a famous breeding area for Black Stork, did not have any water because of construction. Where can those poor birds breed this year?

继参加新疆观鸟会“五一”阿勒泰观鸟回乌鲁木齐后，休整了一周，又要驾车去位于塔什库尔干的西昆仑山腹地做一个项目。机会难得，便邀请王传波同往，顺便做一次观鸟之旅，来个“革命生产两不误”，王传波就请了探亲假同行。

为便于观鸟，我们避开大路，选择了一条人迹罕

至的线路，爬达坂，走戈壁，骑牦牛，登雪山，穿沙漠，历经以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虽然身体疲惫（下昆仑山第4天了，还瘸着腿），所见鸟种不多，却也增加了阅历，心情愉悦。

5月14日出发，5月24日返回，历时11天，行程4350公里。增加个人新记录5种：岩燕、褐柳莺、灰背伯劳、大嘴乌鸦（拍有图片，需证实）、金黄鹀。具体线路如下：乌鲁木齐-永丰乡-乌鲁木齐河-胜利达坂-巴轮台-七个星遗址-库尔勒-轮台-库车-新和-沙雅-阿可苏-温宿-乌什-阿合奇-喀什-疏附-布伦口-喀拉库里湖-塔什库尔干-沿塔什库尔干河-库科鲁格乡-塔尔乡-沿叶尔羌河-大同乡-沿大同河-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原-返回大同乡-沿叶尔羌河-库斯拉浦-莎车-叶城-皮山-墨玉-和田-策勒-于田-民丰-沿沙漠公路-塔中-硝塘-塔河大桥-沿轮库油田公路-库尔勒-沿314国道-库米什-干沟-托克逊-达坂城-乌鲁木齐。

5月15日 新和-沙雅-帕满水库

据资料记载，帕满水库是黑鹳在新疆很重要的繁殖地，每年都至少有几十只在那儿繁殖。5月15日一大早，我们决定抽半天时间去那儿看一下黑鹳的繁殖情况。经一个多小时的奔波，来到了位于塔里木河北岸的塔里木乡，之后就只有在红柳林中开辟的土路了（沿途非常茂密的红柳林多被开垦种了棉花）。没走多久，便看到了空中飞翔的3只黑鹳，好兆头！我们满怀希望地奔向帕满水库。临近一看，大失所望，在我脑海里经多年编织的万鸟飞翔、自然和谐的梦幻图景破灭了——水库里一滴水也没有，只有几台工程机械在施工。经询问才知3月10日到8月10日期间搞清淤灌溉工程。可怜的黑鹳！不知今年你们能在哪里安家？等到我们的兄弟们共同富裕的那一天，在这片你们世代繁衍的土地上还能看到你们优雅的身姿吗？

5月7日-5月21日 喀什-疏附-布伦口-喀拉库里



白尾地鸦 赵君安 摄

湖 - 塔什库尔干 - 沿塔什库尔干河 - 下坂地水库, 在建电站 - 库科西鲁格乡 - 塔尔乡 - 沿叶尔羌河 - 大同乡 - 沿大同河 - 海拔 4000 米的高山草原 - 返回大同乡

此行可谓艰险, 走在途中, 常觉生命难有保障。痛定思痛, 这也算人生难得的经历吧, 更加深了对世代生活在这崇山峻岭中淳朴的塔吉克人的敬意。收获还算不错: 证实了大嘴乌鸦在新疆的分布, 看到了近年才发现的新疆鸟类新记录—灰背伯劳。唯一的遗憾是骑牦牛上到高山草甸时, 由于疲于奔命, 竟没顾上按计划用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看看在灌丛上鸣叫的鸟儿—没准错过了发现新记录的机会。

5月23日 和田 - 策勒绿洲沿途果园

金黄鹨在新疆是广布种, 但我正式观鸟两年多来一直没能看到, 王传波观鸟八年也仅见过一只。据马鸣老师介绍, 和田绿洲, 特别是策勒附近这种鸟较多。所以我们将和田的重点放在金黄鹨的拍摄上。

在策勒我们停车进了路边的果园, 由于语言不通, 只好用手册上的图片和所知有限的几个单词向维族农民询问。金黄鹨色彩鲜艳, 但行为隐蔽, 多数人都说没见过。终于遇到一个小伙子, 看完图片后说“ba”(有), 带我们去了他家的果园。果然, 听到了一种响亮、双音节的鸣叫声, 王传波说这就是金黄鹨的叫声。搜索了好一阵, 只闻其声, 不见其形, 最后一只下腹有纵纹的雌鸟被惊飞。但在另一个果园中拍到了一只雄性金黄鹨。在不远的路程里, 我们又听到了6只的鸣叫声。在路边的杨树上还看到了3只白翅啄木鸟。看来策勒的金黄鹨和白翅啄木鸟数量还是很多的。

5月23日-24日 民丰县城 - 沿沙漠公路 - 塔中 - 硝塘 - 塔河大桥 - 塔里木河胡杨林 - 河岸红柳林 - 南北向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回程我们选择了走沙漠公路, 虽然比西线多三四百公里, 但能看到白尾地鸦。

今年春季新疆南部已发生8次沙尘暴, 我们比较幸运, 只遇到了沙尘天气。天灰蒙蒙的, 驾车走在笔直平坦的沙漠公路上搜寻白尾地鸦却也心情愉悦。在22-23井间看到一只。特意拜访了22井去年认识的护林员, 他称在他管辖的4公里林带有2-3对白尾地鸦, 前一日看到了一只金黄鹨。23日夜宿塔河大桥。24日晨我们沿轮南镇至库尔勒的油田公路前行, 在路边的红柳林芦苇丛中又记录到4只白尾地鸦(塔河以北非沙漠地带的分布记录很稀有), 这里植被茂密, 水源丰富, 比起生活在沙漠腹地的白尾地鸦们可谓相当腐败。

【心随鸟动】

观鸟中毒的几个基本表现

(深圳) 青冈

If you: 1) pay attention to birds anytime and anywhere; 2) make time schedule carefully to have enough time for birdwatching; 3) watch birds in the daytime and read field guide books at night; 4) do not feel satisfied in birding anymore and want to take bird pictures, then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definitely a birdwatcher now!

先厘清两个名词再切入正文。

什么是观鸟? 观鸟就是拿着望远镜等辅助器材到山野观察野生鸟类的行为, 不拿器材不行, 因为现在的鸟儿怕人, 尤其怕中国人。中国人太喜欢吃, 喜欢把鸟儿当成盘中餐, 所以千百年来鸟儿的生存基因里埋下了恐惧中国人的种子, 鸟儿小者不过十余厘米, 没长杨二郎的千里眼, 又不拿望远镜, 那只能听鸟叫, 啥也看不见。不拿望远镜, 但是到鸟类交易市场看鸟, 那不叫观鸟, 观鸟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最终保护鸟类, 希望鸟儿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 如果站在笼子前像北京老八旗那样摇头晃脑, 进而又拎着笼子装个画眉切磋“技艺”, 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为都和观鸟的境界毫无关联。

什么是中毒? 中毒这个词儿是观鸟圈内人用语, 外人一看容易迷糊。这个中毒不是吃错药的中毒, 也不是野外观鸟让毒蛇咬了的中毒, 而是喜欢上观鸟的代名词, 时髦的话就叫成了观鸟的Fans。如今Fans多, 看一场足球能成为Fans, 听流行歌曲就更容易成为Fans, 读小说也能成为别人的Fans, 唯独成观鸟的Fans费劲点儿, 换句话说, 爱之深不容易, 中毒不容易, 而一旦中了毒, 好像也没啥解药。

观鸟这项活动在国外开展了一百多年, 源于欧美人的科学意识比我们强烈, 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中国人除了不断地往外撵那些入侵的鬼佬, 再就是自己窝里斗, 这样造成一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中国境内的鸟类调查工作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完成的, 连中国鸟类的命名除了一两种, 也都是外国人做的, 像理氏鹨 Richard's Pipit, 看名字都知道是一个叫理查的老外起的。好在中国人自我觉醒意识强, 慢慢地也开始了自己的观鸟活动。当然, 我们是业余爱好者, 观鸟是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 上升不到为国争光的高度。

我是2004年下半年开始接触观鸟的, 那时候深圳观鸟协会刚刚成立不久, 如此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要我坚持, 就有变成元老的前途。通常情况下, 我都保守老成, 不会很轻易地迷上一件事, 尽管不间断地参加活动一年多, 还是有许多鸟我没见过, 一起玩儿的朋友都说我是资深菜鸟, 意思是我的观鸟水平也就幼儿园大班水平。

但是我不气馁呀,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我如果要为一辈子时间来观鸟, 看谁还敢说我是资深菜鸟? 菜鸟归



菜鸟，反正和鸟干上了，观鸟水平确实不高，但却中毒啦。

没观鸟之前我把所有的飞禽都叫鸟，至于叫什么鸟那就不管了，当然像猫头鹰那种超大型的鸟除外。观鸟以后我发现鸟类分类学很有意思，并且从前看起来差不多的小鸟仔细甄别起来还别有一番乐趣，比如红耳鹎和红臀鹎都有红屁股，不认真研究就弄混了，差别就在于红臀鹎没有红耳朵。认识了一些鸟之后，举凡走路看见鸟飞，都想伸脖子看看，想给它们对号入座。眼睛近视，看鸟儿比正常人费劲，小鸟钻进灌丛里，我就得跳到栏杆上向里面打量。上周早晨上班等班车，一大群黑领椋鸟从树上飞起来落到楼顶上，我就追过去看，结果班车开走了。多亏同事看见了我，狂奔追上班车，同事问我探头探脑的，在看什么。我说看鸟，他说那有啥好看的，公园里大把是。这就是中毒和没中毒的区别。

俺们深圳观鸟协会有个网站 www.szbird.org.cn，一些老鸟人每天在那上边吵来吵去，开始我也进去逛逛，不怎么常进。几个鸟人，就那么几只鸟，天天有啥说的？后来我进论坛就越来越频繁，以至于现在一天进好几次，估计论坛版主都没我勤快。哪个人拍到新鸟了，发上去高兴一阵，然后我在后面一阵狂吹乱捧，反正拍鸟的人高兴，我跟着在后面吆喝也高兴，大家都高兴，何乐不为。光在网上玩儿还是虚的，我跟着老鸟人出去观鸟，离开深圳，这样玩了几次，多看了好几种鸟，特有成就感。人一有成就感，就该开始上瘾了，就像小孩子做作业，当爹的夸奖字写得好，小孩子就巴不得再多写一页。以前我喜欢登山，穿行在山野间，汗流浹背的，经常流汗除了锻炼身体也没什么其他收获，观鸟就很不一样。看鸟看上瘾了，观鸟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冲突，逐渐地转到观鸟这边来了。变不成孙猴子，没法分身，原来好多一起户外的朋友都说，你小子跑哪里去了？我说去观鸟啦，观鸟中毒啦。现在只要有提前计划的观鸟活动，我就琢磨着如何能避开其他活动去参加。

白天看鸟，晚上有空儿就得看书。对鸟有了兴趣，对鸟书也有了兴趣。白天看了新鸟，晚上回家一阵查找，研究习性，研究小鸟的体貌特征，防止下次看见不认识。看图片不过瘾，便搜罗其他有关鸟类的文字充饥，每次看得也不多，但日积月累，对鸟类可谓有了初步的认识，越认识越觉得这小鸟有意思，越有意思越想看，开始网罗关于鸟类的书籍了。读书多年有一点儿心得，凡事一旦进入知识探索和理论研究阶段，就差不多快往门里迈了。干什么东西入门，有的是别人带进去的，有的是被逼着推进去的，如果自己找上门的，不请自来，那就是中毒的征兆。

观鸟人不局限于看，由于现代影像技术发达，大多都凭借相机把看到的鸟儿固定下来，拍摄的鸟儿不光有形，高级的摄手还要讲究艺术，许多好片子那真叫一个绝。拍完了片子拿回家慢慢把玩，有些老鸟友玩得兴致淋漓。我没有器材，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有多高兴，开始我也不想花大钱买器材。不过玩着玩着，原先的想法变

了，别人都有照片回家玩，我没有啊，我两手空空就回家了，老玩儿别人的片子也不是个路子，再说有个知识版权的问题。我就咨询了一段关于摄影器材的事情，等差不多了解了基本情况，动手，终于买了 CANON 的机器。买完了机身，还得买镜头，了解越多越惊人，差不多瞠目结舌，鸟友说最贵的拍鸟器材大约七、八十万，吓我个半死，买那种器材的人才是顶级发烧友，看来等到死了也得抱着相机和镜头不可。有了相机，小试身手，好不爽快，噉哩喀喳一阵照，回家在电脑上忙活自己的片子，三两个小时悠然而过，这回有事儿干了。

我说自己中毒啊，你还别不信，我观鸟不盲目了，我给自己列了个鸟单子，粗略地数来，有百种左右了，也就是说我看过百余种小鸟了，成绩啊。有对情况不了解的网友说观鸟是小资活动，我说错错错，我说观鸟是科普活动，也是健身活动。观鸟得到野外，进动物园看鸟不算，这样观鸟的过程与大自然接触，听各种鸟鸣，身心愉悦，这可真是比在家里来回阅读唐诗三百首强多了，“纸上得来终觉浅”，贴近大自然还得到山野去。观鸟是科普活动绝对不假，以前对鸟类不熟悉，不熟悉就无知啊，人类就是因为无知才犯错误。了解哪些鸟类属于濒危很重要，如果知道那种鸟是濒危的，自然就会有保护的意识，了解得多了，我自己就发现，这个时代保护包括鸟类在内的各种动物似乎比保护人重要多了。有些鸟儿太少，一旦灭绝，便不再复生，可是这个地球好像只有人这个高级动物一枝独秀，还越来越秀。

如果说观鸟真的可以中毒，那我现在特愿意中毒，听听鸟鸣，看看鸟飞，生活是多么惬意。我对照着先人的生活经验，发现观鸟有点类似于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逍遥世外，自得其乐。郑板桥有一篇小文里讲，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把鸟关在笼子里养其实不是爱鸟，真正的爱是要给鸟儿自由，让它们在天上飞，我深以为然。上升到这个层面，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中毒的几段啦？



蚁鴝 彭志伟 摄

【色鸟情思】

盘锦的黑嘴鸥

(北京) 王翀

From May to June, I went to Panjin, Liaoning Province three times and took photos of Saunder's gull in the breeding season (pictures are inside the front cover). Their breeding sites are now threatened because most of the sites ar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to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bulrushes-planting. When the bulrushes grow, Saunder's gulls are forced to give up these breeding areas. Although the major breeding site inside the reserve area is just several km² large, it cannot have any basic protection. So, what can we do for this globally threatened bird species?

盘锦拍摄黑嘴鸥是我去年就制定的计划,今年因四月相机进了维修站,错过了筑巢和交配期,比较可惜,五、六两个月我几次去到盘锦,基本上拍摄到其余的繁殖过程。

五月中旬我第一次去双台河口保护区踩点,了解黑嘴鸥繁殖地的情况。在海边的一个矩形坑中,地面上长满红碱草。在草丛中用草棍搭成圆形小窝就是黑嘴鸥的巢,每个黑嘴鸥的巢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它黑嘴鸥侵犯了领地是要受到攻击的。当我离巢还有很远的距离就开始有成鸟在头顶盘旋,稍一走近就开始俯冲攻击。

在保护区人员的陪同下,我选择了非核心繁殖区的一个区块,这里只有少量的巢。我选择了比较靠近路边的一侧,这样就不用深入到它们的繁殖领地。我的伪装帐篷选择了离最近的巢大约三十米的地方,迅速搭好钻了进去,保护区的人员也很快离开。黑嘴鸥

在看不到人以后逐渐开始安静下来,逐渐都开始回巢孵化。这些照片都是在帐篷中拍摄,已经尽量将影响降到最低。六月份又去拍摄了幼鸟和亚成鸟,基本完成拍摄任务。封二是一部分生态图片。

我踩点去的那次看到有人为了扩大芦苇的种植面积,要往黑嘴鸥的繁殖巢区注水,黑嘴鸥保护协会的刘德天立即联系保护区人员出面制止。这时黑嘴鸥已经全面开始孵卵了,但是如果以后这里长出芦苇,黑嘴鸥就不会再在这个区域繁殖了。不过由于保护区力量有限,目前所能做的只是禁止采集鸟蛋,其它的工作还是有些无能为力。

黑嘴鸥和几平方公里的芦苇的经济价值哪个更重要?从我去了解的情况看,在有的人看来,黑嘴鸥是无足轻重的,黑嘴鸥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都很努力,但也是难度巨大。几年后,这里可能将不适合黑嘴鸥繁殖了,它们的明天需要我们大家做更多的努力。

针对黑嘴鸥的研究目前主要是日本人所做的环志工作,中国自己的研究很少,全世界如此珍稀的一种鸟的研究和保护就是这个现状。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请和我联系,我会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提供给相关的组织和机构。要是能有能申请小额的基金的机会当然很好,我们可以为保护黑嘴鸥尽一份力!

作者邮箱: azhu@sunature.com

作者个人网站: <http://www.sunature.com/>



王翀 摄



【鸟人鸟事】

郝克明先生二三事

(北京) 钟嘉

James Harkness, who was the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WWF-China, was an enthusiastic birdwatcher and he also good in Chinese. Many Chinese birdwatchers had exciting experience with him on birding activities. Before leaving China, he had a lecture in the Wednesday Class in Beijing and He hoped that the present Chinese birdwatchers could help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ppreciate the nature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protecting environment.

“郝克明即将留美，请参加他的欢送会……”6月里收到郝克明先生自己发来的手机短信。欢送会上，送的，走的，“回美国”，“回北京”，说的都是回。

郝克明先生是美国人，刚刚离开北京去美国上任新工作。1976年6月，还是中学生的James Harkness作为一个美中友谊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日子距今整整30年。

后来他到中国工作，在中国跑的地方比美国多；有大把的中国朋友；知道在北京去哪里能吃到最具特色的美食；从穿戴打扮，能在北京街头分出哪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但是“这两年分不出了”）……

“很多美国记者来中国一个月，回去就写一本书，我写不了”，临行前郝克明先生说，“很难总结”。

我认识郝克明先生7年，也很难总结，只写几个片段。

“还有车位，谁想和我一起观鸟？”

第一次见到郝克明先生是1998年12月，在他接任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的欢迎酒会上。世界自然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26年前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森林、物种、淡水等等领域开展工作，陆续在中国设立了北京、西安、成都、长沙等七八个项目办公室。郝克明先生在这个职位上先后6年。而我与他结交，因为观鸟。

2001年“五一”假期的一天，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网站论坛上有人发帖“还有车位”，约人一起观鸟，我拨通了发帖人留的电话，居然话筒那头是郝克明先生！第二天，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三个中国人一辆车，我们去了郊外，看到许多精彩的小鸟。这以后，郝克明先生有时来电话：“我想周末出去看鸟，你能一起去吗？”他还会说：“你再约几

个年轻人，我愿意教他们观鸟。”

那时，北京的观鸟者起步不久，我们一起去野外，郝克明先生是司机，又是老师，还是“挑夫”——扛单筒望远镜。观鸟要赶早，凌晨4点起床是常事，往返的路上只有郝克明先生开车不能打盹。他总是买可口可乐，困了就喝几口提神，有时开了车窗猛吹冷风。北京高校的野鸭湖观鸟大赛，郝克明先生也去担任其中一个参赛队的领队，兴致勃勃地带着学生在湖周草滩上跋涉找鸟。

“听见没有？那位师傅说我英语不错！”

一次我们一起去京郊房山，听说附近有个地方野鸭很多，但是一车人都不认识路。“去牛口峪水库怎么走？”郝克明先生摇下车窗问加油站的师傅。师傅指点着，郝克明先生点头应着：直走、左拐、右拐……打听清楚了：“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那位师傅一听，说：“你的英语真不错！”郝克明先生一踩油门出了加油站，扭头对我们说：“听见没有？那位师傅说我英语不错！”车里人都乐了。

郝克明先生的汉语水平再举例：有一次没扛单筒望远镜，他拉过同行的中国女孩，指着20米开外说：“前面并排的两棵树之间有一个长方形‘窗口’，穿过那个窗口看远处那棵树，离开地面大约6米的高度，那只隼就在左边的树杈上。”类似这样的描述，恐怕中国人也不是都能说得很顺溜，尤其是鸟儿会转眼间飞走，要迅速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说明鸟的位置，指点别人也看到，使用非母语，太不容易。

郝克明先生虽然要求我们记住鸟的英文名字——这样方便国际交流而提高观鸟水平，他自己却在学记中文鸟名，好指点中国朋友观鸟。离开北京前，他到北京观鸟会的“周三课堂”演讲，特别提到，希望先一步学会观鸟的朋友能够担当辅导员的角色，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观鸟欣赏大自然并热心于保护环境。

“英国人很吃惊，发现北京的山不再秃了”

我们一起在京郊观鸟，有很多次看到野生鸳鸯。这些色彩斑斓艳丽的小野鸭，近年来居然成群结队在北京山区的河流里栖息繁衍，有些甚至在市区公园和大学校园安家落户。郝克明先生一直惦记着，要为这种奇特的鸟做些事情。不久前，他终于帮助北京观鸟会申请到一笔经费，对北京地区的野生鸳鸯进行调查和保护，并以此来进行环境教育。

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郝克明先生说“感到有希望”，因为他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变，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做生意的，还是政府官员，现在都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了”。

而且他发现，只要不去破坏，“中国的自然的自

我恢复能力非常强”。30多年前在北京工作的一个英国人，曾在北京郊区四处观鸟并记笔记。当2000年他有机会重返北京，郝克明先生开车陪他又到京郊观鸟。那一天，他们俩4点起床，晚上10点才摸黑回市区，无比兴奋。“英国人很吃惊”，郝克明说，“他发现以前的秃山多了很多树，多了很多鸟，而且有六七种鸟是他以前在北京3年都没有见过的，这次一天之中就见到了”。

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郝克明先生眼看着中国人开始观鸟，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1982年的时候，他的外国朋友告诫他：不能让中国人知道鸟在什么地方，因为中国人“会把鸟当菜”！十几年后，他和几个老外在天津海滨遇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举着望远镜看鸟，颇感意外。也许郝克明先生还有印象，2002年我们一起去唐山沿海的快乐岛观鸟，在岛上观鸟的外国人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郝克明先生替我们回答：“是中国人，北京人！”转眼到那年年底，全国规模的观鸟大赛在洞庭湖举办，今年，全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十几个观鸟会……

我约郝克明先生有时间回北京来观鸟，希望那时再给他一些惊喜！



郝克明在河南孟津黄河湿地保护区指点当地老乡看天鹅。
章立 摄

(上接第13页) 个种。韦氏鹪莺 *S. whistleri* 分布在我国西南部以及尼泊尔、缅甸和泰国北部。灰冠鹪莺 *S. tephrocephalus*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缅甸北部和泰国北部。在东南亚越冬。金眶鹪莺 *S. burkii* 在我国西藏的东南部也可能有分布。

沙白喉林莺 Desert Whitethroat *Sylvia minula* / 东方沙白喉林莺 Margellanic Lesser Whitethroat *Sylvia margelanica*

依照Shirihai等(2001)的分类观点，将沙白喉林莺的亚种minula和margelanica提升为独立种。中文名和英文名分别为沙白喉林莺 Desert Whitethroat *Sylvia minula* 和东方沙白喉林莺 Margellanic Lesser Whitethroat *Sylvia margelanica*。

〔中国鸟类史话〕

中国鸟类家族的新成员（二）

(北京) 刘 阳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ncrease of recorded bird species in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explains the underlying causes. Some newly described and newly recorded bird species of China were summarized.

正 传

中国鸟类的种数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从已故的中国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院士的著作中可见一斑：1964年出版的《中国鸟类系统检索》(第一版)收录1140种，1976年的《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收录1166种，1987年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收录1186种，1994年的《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第一版)收录1244种，2000年《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第二版)收录1253种，2002年的《中国鸟类系统检索》(第三版)1319种。郑光美院士等人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则收录了1331种。

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大约40年的时间中，中国鸟类的种数增加了191种，占到1964年中国鸟种记录数的16.75%，平均每年增加5种左右。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的30年大约是每十年增加20种左右。从90年代至今的十余年，中国鸟类增加的种数竟是之前增加总和的4倍之多。在上一篇文中曾提到了导致这种增加的三方面原因。而从90年代到现在鸟类种数“大跃进”式的增加是对这三方面因素最好的反映。三方面因素如果具体在鸟种身上，那么中国鸟类家族的新成员就应该包括：首次被科学描述的命名的鸟种，我国的鸟种新分布记录以及亚种提升为独立种的鸟种。2002年出版《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记述了中国有记录和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鸟种1329种。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又有哪些新成员？它们分布在哪里？恐怕是广大观鸟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了，下面试做一总结：

一、在我国境内有一些新鸟种被描述：

1992年之后，在我国境内相继发现一些柳莺新种，如峨眉柳莺 (*Phylloscopus omeiensis*)、海南柳莺 (*P. hainanensis*) 等，在《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已有记述。

二、中国鸟类的新记录种：

在临近国家有分布，有可能在中国境内出现，已经被证实了的，或者是迷鸟的：



亚历山大鹦鹇

Alexandrine Parakeet *Psittacula eupatriid*

英国观鸟者Paul Holt于2004年1月12日在云南瑞丽附近记录到1只，为中国鸟种新纪录，但作者认为有逃逸的可能。然后在2006年1月10日Paul Holt又在盈江记录到9只。因此这种鸟有可能是滇西的罕见留鸟。

蓝腰短尾鹦鹇 Blue-rumped Parrot *Psttinus cyanurus*

2005年5月4日，我国鸟类学家何芬奇等人在云南思茅菜阳河保护区记录到1只雄性。由于这种鸟的分布区是在中南半岛的南侧，与中国边境相去较远，其在中国分布状况暂不明。

黄颊麦鸡 Sociable Lapwing *Vanellus gregarius*

丹麦观鸟者叶思波 (Jesper Hornskov) 于1999年9月在河北快乐岛记录到一只，混于大量灰头麦鸡 (*V. cinereus*) 中，应为迷鸟。这种鸟的正常分布区位于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其种群数量在近年中下降很快，已被国际鸟盟 (2004) 列为“极危 (CR)”种，因此未来在中国境内再次出现的几率可能不大。

弗氏鸥 Franklin's Gull *Larus pipixca*

2004年9月18日，由英国观鸟者Paul Holt在天津塘沽发现。该鸟种在美洲大陆分布，欧洲有迷鸟记录。之后在台湾、河北北戴河又有过境记录，在中国的居留状况恐为迷鸟。

白兀鹫 Egyptian Vulture *Neophron percnopterus*

2001年5月30日，丹麦观鸟者叶思波 (Jesper Hornskov) 在新疆新疆源至伊犁之间见到一只成鸟。在中国应为边缘性分布。

凤头鹰雕

Changedble Hawk Eagle *Spizaetus cirrhatus*

据杨岚等 (1995) 记述，1960年在云南西南部勐海城郊采到过标本。

白脸鹭 White-faced Egret *Egretta novaehollandiae*

主要分布在澳洲和东南亚，1990年10月29日在我国台湾的高雄县竹沪被发现。1999年在厦门沿海也被记录。

黑背信天翁 Laysan Albatross *Diomedea immutabilis*

1956年3月采自福建沿海，可能为中国第一笔发表的记录。近年来在台湾沿海有被救助的记录。

斑翅棕鸟

Spot-winged Starling *Saroglossa spiloptera*

2004年11月22和23日，丹麦观鸟者叶思波 (Jesper Hornskov) 和加拿大观鸟者Brian Elder在云南瑞丽郊外记录到两个大群。鉴于棕鸟在冬季经常结大群游荡

活动，且该鸟种冬季在缅甸北部偶有记录，因此出现在临近的瑞丽地区是正常的，鉴于其自喜马拉雅到中南半岛的迁徙方向，相信是滇西中低海拔的极罕见的冬候鸟。《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2002) 称其为“斑翅八哥”，但英文名不变。为避免造成混淆，建议其中文名仍为棕鸟。

线尾燕 Wire-tailed Swallow *Hirundo smithii*

Shaunese (1984) 认为这种鸟有可能在滇西和藏东南有分布，但一直缺少野外记录。2004年1月10日，英国观鸟者Paul Holt在瑞丽中缅边境的万瑞河记录到2只，2006年1月再次在同一地点记录。2006年5月，笔者在云南观鸟时，在畹町记录到2只繁殖羽个体，记录地点距中缅边境约200米，且两侧生境相同。这两只个体在农田上空觅食并在电线上休憩，有可能出现于云南极西部低地农田，为罕见留鸟。

艾氏柳莺 Ijima's Leaf Warbler *Phylloscopus ijimae*

这种柳莺在日本的一些小岛上繁殖，在大的岛上被冕柳莺 (*P. coronatus*) 所取代，从以往的记录上看，它们可能在菲律宾及台湾南部的岛屿繁殖，迁徙经过台湾东部。1924年在台东和1960年在花莲分别有标本的记录。由于其和冕柳莺、极北柳莺 (*P. borealis*) 形态极其相似，在野外不易辨别。在通过鸣声、形态等手段解决了识别问题后，相信其在这一地区会有更多的记录出现，如2006年春季，台湾有多笔过境记录。

白颊鹎 Himalayan Bulbul *Pycnotus leucogenys*

2005年12月，观鸟者李锦昌 (香港)，江明亮 (台湾) 和张高峰 (深圳)，在西藏日喀则地区观鸟时记录到多只，首次证实了该种在中国的分布。

黑背燕尾 Black-backed Forktail *Enicurus immaculus*

1992年，丹麦观鸟者Jan Christensen在云南瑞丽首次记录到该鸟。这些年在云南西部瑞丽、腾冲、盈江，西南部的沧源、版纳均有记录，应为当地罕见留鸟。

棕藪鹁 Rufous Scrub Robin *Cercotrichas galactotes*

1995年5月28日，由侯兰新等人标本采集于新疆阜康县 (海拔500米)。棕藪鹁的繁殖区主要位于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半岛、欧洲的西南部、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地区，小亚细亚、近东，向东越过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直至哈萨克斯坦等中亚诸国。

大斑鹑

Large Pied Wagtail *Motacilla maderaspatensis*

据杨岚等 (2004) 记载，安德森 (John Anderson) 1868年在云南西部的盈江获得三号标本，此后再没有记录，该种在云南的分布恐属误定或者是

迷鸟。

草原百灵 Calandra Lark *Melanocorypha calandra*

1994年4-5月由侯兰新等人在新疆尼勒克采集到标本(2雄1雌)。

欧金翅雀 European Greenfinch *Carduelis chloris*

最早由马鸣于1994年4月在新疆伊犁地区采集到标本,之后一直有稳定记录。可能是新疆西部的罕见留鸟。

三、由亚种提升为种的:

北方鹰鹑 Northern Hawk Cuckoo *Cuculus hyperythrus*/

霍氏鹰鹑 Hodgson's Hawk Cuckoo *Cuculus nisicolor*

过去名录中的棕腹杜鹃 *Hierococcyx fugax* 被分成了两种,其中北方鹰鹑在中国东北繁殖,而霍氏鹰鹑在中国南方繁殖,由于这两种鸟的叫声不太容易分辨,因此近年来国内的记录多来自在中国观鸟的外国鸟友。

北方中杜鹃 Horsfield's Cuckoo *Cuculus horsfieldii* 中杜鹃 Oriental Cuckoo *Cuculus saturatus*

这两个种是由过去的中杜鹃 *Cuculus saturatus* 分出来的,两个种在形态上难以区分,但依靠叫声却可以区分,北方中杜鹃在国内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04年年报中,华北地区的记录当有误;中杜鹃则是国内大部分中高海拔地区的夏候鸟。

北方鹰鹑 Northern Boobok *Ninox japonica* / 鹰鹑 Brown Boobok *Ninox scutulata*

King(2002)在 Bull B.O.C. 122: 250-257 将原先鹰鹑的三个亚种提升为种,其中北方鹰鹑 Northern Boobok *Ninox japonica* 和鹰鹑 Brown Boobok *Ninox scutulata* 两种在野外形态较难辨别,而是依靠叫声的不同。

冠小嘴乌鸦 Hooded Crow *Corvus cornix*

过去的小嘴乌鸦 *Corvus corone* 分为两个种,冠小嘴乌鸦 *C. cornix* 的 *sharpii* 亚种分布在新疆西部的喀什和天山。

四川旋木雀

Sichuan Treecreeper *Certhia tianquanensis*

最早由李桂垣教授采到标本,曾被认为是旋木雀的天全亚种 *C. familiaris tianquanensis*,由德国鸟类学家 Jochen Martens 和我国鸟类学家孙悦华根据鸣声提升为独立种,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山区十分狭小的区域,包括天全、大邑、峨边、洪雅等。近年来观鸟者在四川的卧龙,陕西的秦岭相继发现了这种鸟的分布。

北褐头山雀 Willow Tit *Parus montanus*/ 褐头山雀 Songar Tit *Parus songarus*

Harrap & Quinn (1996) 根据形态和鸣声将 *Parus montanus* 的四个亚种 *songarus*、*weigoldicus*、

affinis、*stoetzneri* 提升为种 *Parus songarus*, 其分布于我国的西部、华北,而 *Parus montanus* 位于东北和新疆的极北部。

台湾短翅莺

Taiwan Bush Warbler *Bradypterus alishanensis*

1918年由日本鸟类学者内田清之助和黑田长礼在阿里山采到标本。开始被认为是棕褐短翅莺 (*Bradypterus seebohmi*) 的亚种。2000年,美国学者 Rasmussen 等人根据其鸣声和形态上的差异,认为这是个独立的种。

日本淡脚柳莺

Sakhalin Leaf Warbler *Phylloscopus borealoides*

过去被视为淡脚柳莺 *P. tenellipes* 的一个亚种,但由于鸣叫、繁殖区上的区别,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种。在库页岛、日本北部地区繁殖,在东南亚地区越冬,春秋季节迁徙经过华东地区。野外区分更多依赖叫声。在香港以往环志到的淡脚柳莺中就有日本淡脚柳莺。而大陆第一个记录应为2004年4月30日,瑞典观鸟者 Bo Peterson 在河北乐亭快乐岛记录到1只歌唱的雄性。

冠纹柳莺/白斑尾柳莺类 Blyth's Leaf Warbler complex

关于冠纹柳莺和白斑尾柳莺,按照 Olsson 等人(2005)的观点,将其种下的一些亚种提升为种,其中:冠纹柳莺类:西冠纹柳莺 *P. reguloides* (包括亚种 *reguloides*、*assamensis* 和 *ticehursti*),冠纹柳莺 *P. claudiae* (单型种),华南冠纹柳莺 *P. goodsoni* (包括亚种 *goodsoni* 和 *fokiensis*);白斑尾柳莺类:白斑尾柳莺 *P. ogilviegranti* (包括亚种 *ogilviegranti*、*disturbans* 和 *klossi*),云南白斑尾柳莺 *P. davisoni* (单型种)。

这些种在中国的分布大体如下:*P. r. ticehursti* 分布于云南西部,*P. claudiae* 分布四川和河北,*P. g. goodsoni* 分布于广西东部和广东北部(非繁殖期见于香港),*P. g. fokiensis* 分布于福建西北部,*P. o. ogilviegranti* 亦见于福建西北部,*P. o. disturbans* 见于四川中部。*P. davisoni* 在云南西部有分布。

金眶鹟莺类 Golden-spectacled Warbler complex

金眶鹟莺以往被作为一个具有多个亚种的鸟种,最新分类学研究则根据形态学差异、鸣叫特点以及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将其分为6个种。峨眉鹟莺 *S. omeiensis* 分布于四川中南部,陕西南部秦岭地区也有记录;淡尾鹟莺 *S. soror* 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在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越冬;比氏鹟莺 *S. valentine* 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和西南部,近年来在我国华北地区迁徙期出现的金眶鹟莺类被认为是这(下转第11页)



海南鹇 范忠勇



红交嘴雀 陈水华



藏鹀 董江天



黑白斑石鹀 罗昭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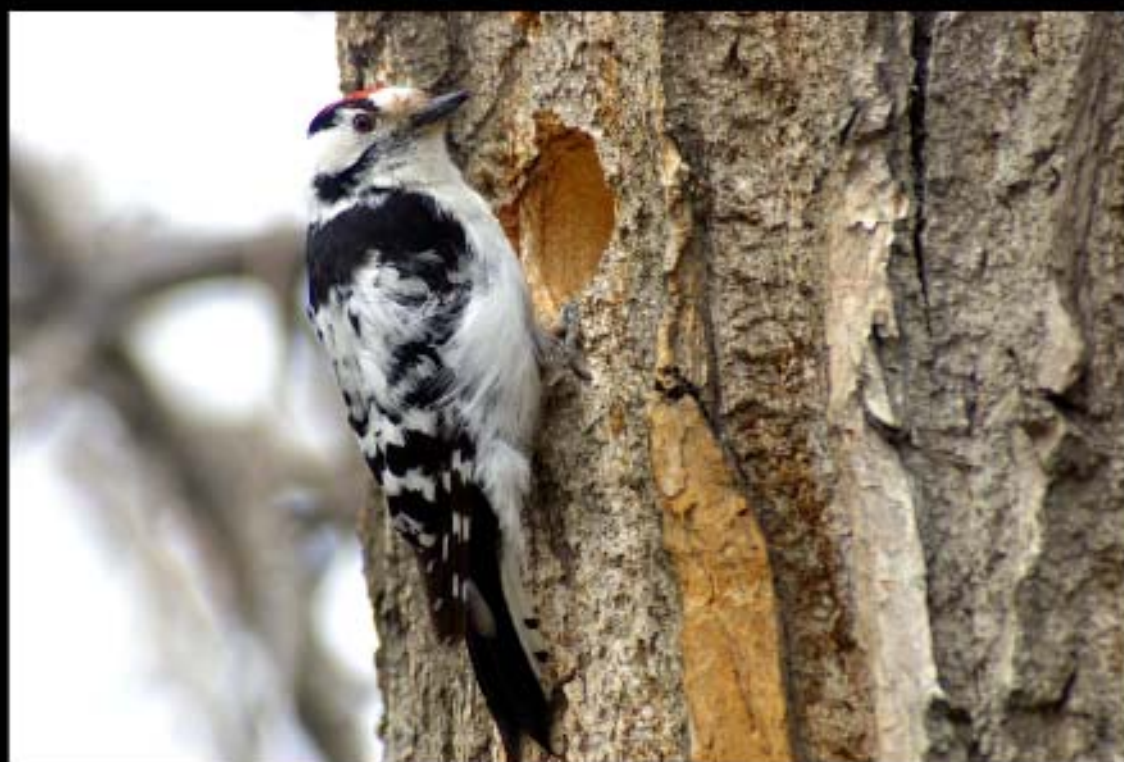
褐翅燕鸥 付杰



灰背伯劳 张静



金枕黑雀 董江天



小斑啄木鸟 王传波



【鸟类学研究】

宝华公园的银耳相思鸟（中）

（云南） 闻丞

In 1995, all types of forestry had a relatively steady state in Baohua Park.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bird species living in the park then. In the winter of 1995, a small group of Sliver-eared Mesia appeared in the park.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police from the bird-trade businessmen. Most of them were kept in a large cage and died later. However, some birds escaped and fed on wild berry in the nursery of the park. Some male Sliver-eared Mesia even sang and occupied some areas for breeding. Until 1999, these birds still lived near nursery with Brown-breasted Bulbul, Blue-winged Minla, Rusty-capped Fulvetta, Red-billed Leiiothrix, Ashy-throated Parrotbill and other birds. Unfortunately, people destroyed the habitat for constructing a ropeway in 1997. Ashy-throated Parrotbill were even captured by some people for cage-birds. These birds were forced to move into a piece of broad-leaved forestry. Sliver-eared Mesia were so aggressive that they drove other small birds away. Ashy-throated Parrotbill disappeared in the forestry after 1997 while Sliver-eared Mesia has had a better life than before since then. They had more food and a larger activity area.

到1995年时，各类森林在宝华公园中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原始林虽然失去了多彩的空中花园，但是组成这种森林的树种的幼树已经占满了较为成熟的天然次生云南松林的下部，茂密的侧柏、桉树和杉木林下维持着一个以稀疏草本植物为主的覆盖层。来自原始林的几种槲寄生植物出现在大多数树龄三十年以上的大型侧柏和杉木上。这时林子里面的鸟类组成也较为稳定。树冠层是黄臀鹌、蓝翅希鹇、暗绿绣眼、红头长尾山雀的天下。它们活跃在各种类型的林子里，北到昆明南到个旧，这几种鸟组成的树冠层觅食组合在各类被干扰林相下是最普遍的；而针叶林一到种子丰产的年份便能吸引来成百上千的黑头金翅雀和燕雀。宝华公园林下的鸟种比远离城市的类似森林下要少得多，最普遍的就是黑喉山鹡鸰和灰喉鸦雀，还有少量红嘴相思鸟、棕头幽鹇和褐胁雀鹛，前两种鸟应该属于山林人工化后周边的林缘或者林外鸟向林中扩散的情况，后三种鸟则应该是大面积原始林中古老鸟类区系的子遗。大概30余种鸟常年生活在宝华公园的树林中，1995年冬，一小群银耳相思鸟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片林子。

这群银耳相思鸟很不幸，它们原本生活在个旧西部的山区和邻县屏边境内，无疑属于 *roketi* 亚种。那时刚刚开始时兴修建大规模的百鸟园，美丽动人的

是各个鸟园孜孜以求的上品。有外地鸟贩子来个旧大量高价收购银耳相思鸟批发给鸟园，这促使捕鸟人纷纷利用相思鸟冬季结群的习性在低海拔地区大肆捕捉。后来不知怎么的林业公安在车站上没收了一大批银耳相思鸟，又不知怎么的这批相思鸟没被当时“放生”——其实若是当时在个旧郊外随便什么地方放生的话估计最后的结局都是“放死”，他们又不可能驱车百余里到原产地去放生——最后竟出现在宝华公园的一个大鸟笼里。那个鸟笼原本是养鹦鹉的，笼眼比较大，有些相思鸟很快从那些进进出出偷食鹦鹉粮食的麻雀身上得到启发钻了出来，逃进了它们一无所知的宝华山森林里。公园管理员很快发现了这个破绽，用铁丝网在笼子外面又“加密”了一层，于是笼里剩下的鸟和笼外的麻雀都只好无奈兴叹了。尽管留在笼中的相思鸟无一例外地重复了大多数笼养鸟的悲伤故事，但它们那些更加机敏的同胞，却在这片林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91年到93年的冬天里，个旧都非常寒冷，结冰下霜的日子甚多。从94年开始，个旧似乎进入了一个较温暖的时期。95年冬天，暖和得甚至连绿篱里的什锦花都没有中斷开花结果。正是这些什锦花（有趣的是什锦花本身则是一种颇受诟病的外来植物，原产南美）的小浆果，成了初来乍到的银耳相思鸟的“救军粮”。这些小家伙自从逃出笼子的那天起，便成了我的关注对象。它们刚出来时数量不少，估计得有四五十只，可能按最初野外的家族组成分成了至少四股飞向不同的方向，因为后来一段时间内我曾经在同一天早上在四片不同的林子里面遭遇过这种并不难找到的鸟。然而最初的这些逃亡者在林子里渐渐没了声息，没有哪群能够越过幽暗的杉木林进入宝华寺周围那片丰饶的树林——其时正是润楠和滇朴果实累累的季节，这座山上一半以上的土著食果鸟每天都要到那片林子里面大快朵颐一番。只有一群没有进入森林深处的鸟勉强地维持了下来。这群银耳相思鸟很特别，似乎从一开始就不甚畏人，经常沿着路边的绿篱和苗圃移动，和人世保持着一个若即若离的距离。在胜利大逃亡后不



个旧老阴山景观 摄影 李利伟

到一周，它们沿着公园的大路找到了什锦花丛，找到了它们的“伽南”，这是它们来到这座山后的第二个胜利，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什锦花绿篱是在一道很长的石阶两边，花丛后是禁止游客进入的苗圃和果园，有常年不干的水坑和大量会结出浆果的观赏灌木。石阶往山下去的尽头就是那片被人工林环绕的阔叶次生林和我高中母校的围墙，往山上去便是将成熟人工杉木林和老云南松林隔开的那条大路，直通宝华寺白猿楼。这条大路将引导这群原本无助的鸟走向它们在这座山上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功；但现在它们还没有实力去争取，摆在它们面前的第一问题是“活下去”。

那个时候的什锦花丛当然不是这群相思鸟的专利，黄臀鹇和蓝翅希鹇，还有在后来十年里越来越少的朱雀都在上面觅食。所幸这三种鸟都是能在树冠上方高飞的鸟，它们更主要的食源是在黑松林那头的宝华寺，什锦花的果实只是它们每天早晨饮水洗澡后进的一点小点心而已。什锦花的浆果成簇生长，因为花开时间不同，同一簇上的浆果成熟时间也不同，只有那些成熟发黑的果实才能食用，一般每天每簇上成熟的果实也就一两粒；虽然每次供应量有限，但却能很持久地供给。这一点很微妙，假如恰好那一年宝华寺森林的结实量少，黄臀鹇等就会加大对什锦花果实的采食强度，有限的资源引发竞争，体力因素不见长，数量又十分单薄的银耳相思鸟恐怕就很难插入宝华山森林这个喧闹的鸟类系统了。类似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在银耳相思出现前的那几个冷冬里面，势单力薄的白喉红臀鹇就遭遇过这种不幸；在银耳相思取得成功，也有其他鸟重蹈覆辙。所幸银耳相思遇上了一个好年景。

这小群银耳相思很快就在这一线绿篱和苗圃中定居下来。因为它们不擅于高飞，且不知道大路那头还有一片更接近于它们的故土的森林，所以终日在这片能勉强过日子的地方讨生活。白天到楠木林中吃食的黄臀鹇群只在早晚出现，银耳相思鸟有足够的时间在白天一遍又一遍地巡视整片绿篱，把那些发黑的浆果采摘干净；因为暖冬的缘故，在苗圃的肥堆附近又不缺乏昆虫，它们真是颇受眷顾的一群了！就这样到了96年春季，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活了下来。几只雄鸟开始鸣叫占区求偶，群体分散在这一带方圆10公顷不到的地方，它们也变得更加机警而难以见到了。事实上直到96年11月，我才再次见到它们，尽管从春天到秋天一直都能听见它们的鸣声。

11月再见到它们的地方是一群黄臀鹇的夜宿地。那片茂密的毛竹和迎春花打消了几乎所有猛禽和食肉

兽的偷袭打算。直到今天，那群黄臀鹇还在那里过夜，绣眼、柳莺之类的小鸟也非常多，当然也有银耳相思鸟。每天下午四点钟各种鸟就向这里集中，各自选择偏爱的栖处。黄臀鹇一般都挤在枝丛的较高处，绣眼则在中央；自打有了银耳相思鸟，就有人来和红胁蓝尾鸲、蓝额红尾鸲等分踞枝丛较靠下的地方了。银耳相思鸟总披着最后一缕阳光出现，几乎总是贴着地面异常隐秘地飞入迎春柳丛。我小心地数了好几次，但几乎不可能精确计数，不过感觉当时这群的数量还是与上一年接近，20左右。而它们那好几百不幸的同类，在不到一公里外的笼子里面已经剩下不到20只了。这群鸟在这一年里看来可能还从黄臀鹇那里学到了夜宿地点以外的东西，更多关于宝华山森林的秘密。

97年，98年直到99年，银耳相思鸟都没有离开它们最初的定居地太远，只有个别雄鸟沿着公园大路分布到幽暗的杉木林的边缘。杉木林那边宝华寺的原始林还支持着一小群棕头幽鹇和褐胁雀鹇，数量大致与银耳相思鸟相当的小群红嘴相思鸟依然在原始林周边游荡。灰喉鸦雀雨季在老阴山顶上的灌木丛和硬木林中繁衍栖息，旱季则结大群往低山转移，来到宝华山的各类森林中，这里有一样东西吸引它们——紫茎泽兰。紫茎泽兰原本没有天敌，自然也少有鸟在上面取食。70年代云南的农业部门从其原产地引入了几种以其为食的昆虫释放到野外，紫茎泽兰食蝇成为这些虫子里面最成功的家伙，迅速在滇东南一带传播开了。然而这种昆虫控制紫茎泽兰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它们只在幼虫阶段蛀蚀紫茎泽兰的嫩茎，刺激茎秆生成虫瘿，但并不能令植株死亡，只能令被寄生的植株减少籽实产量而已。在个旧峡谷一带控制紫茎泽兰的最有力因素还是天气，数年一度的冷冬霜冻可以让紫茎泽兰大片枯死，被冻过的地块要一两年才能再长出紫茎泽兰，且很难再度形成单优群落。言归正传，灰喉鸦雀到底看上了紫茎泽兰的什么呢？其实正是食蝇的虫瘿。紫茎泽兰食蝇是以蛹的形态度过冬季的，蛹藏在虫瘿里。在这片森林中，只有鸦雀短而有力的喙才是打开虫瘿的合适工具，低山地带蔓延的大片紫茎泽兰于是成了鸦雀们每年冬天取之不尽的专用粮仓。紫茎泽兰传入云南不过60年，紫茎泽兰食蝇传入云南也不过30年，当地鸦雀竟迅速地掌握了这一资源，适应变化的能力确乎神速。作为这片森林新近的定居者，银耳相思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灰喉鸦雀这种惊人的适应力。

97年红河州筹备州庆，政府决定在老阴山上搞个索道，于是占用了宝华公园的一片苗圃——就是银耳相



思三年来一直赖以生存的那片的一部分。施工的烟火和噪音使得鸟群不得不改变了活动的范围。它们出现在那片次生阔叶林里,不仅在地面落叶堆中翻食,而且飞到了较高的树冠上取食黑枣和木浆子。这片次生林中没有任何其他的鸮和它们竞争覆盖层中的食物,树冠上的黄臀鹌和蓝翅希鹇也是很宽容的物种,所以事实上那年银耳相思过得不错,而且它们的食谱拓宽了,活动范围也大了,它们的足迹已经遍及“暗”针叶林以北的所有地方,甚至有些个体逾墙游荡到了个旧一中的花园和邻近宝华公园的一个街心公园里。97年冬天,当灰喉鸦雀群经历过山麓上索道施工现场的混乱惊骇来到历史上的越冬地时,遭遇了自85年大雪后最严酷的情形。施工工地的人员里面有捕鸟人!鸦雀是云南养鸟者最喜欢的笼鸟之一,雄性棕头鸦雀因为打斗凶猛,尤其受欢迎。灰喉鸦雀的性子则温和得多,一般来说不太受青睐,因此个旧峡谷周边才得以保存较大的灰喉鸦雀群体。本地养鸟的都知道老阴山宝华公园的鸦雀叫做“红耳毛”,个子大却不会打架,根本不屑于去捕。可外地来的抓鸟的不管这些,其实他们的家乡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灰喉鸦雀,他们只把这些鸦雀当作它们善斗的近亲看待了。虽然后来得到公园制止,但是还是很大一批灰喉鸦雀在刚来到越冬地不久就遭到不测,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它们平生第一次遇见银耳相思鸟,就见识到了这些体色鲜艳的家伙的蛮横。我早就知道银耳相思鸟性子粗暴,会攻击同笼的红嘴相思鸟或者来自不同群体的弱势同类。但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只银耳相思鸟冲进灌丛赶走一大群灰喉鸦雀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也许鸦雀那种鸮式的喧闹刺激到了它的神经?这种好斗品性的流露使得我对不远处那些平静地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经历过无数次风雨的土著鸮类担忧起来。还好,那时还有不可逾越的黑松林横在银耳相思和它们之间。可97年以后,我再也没在次生阔叶林中见过灰喉鸦雀了。

(未完待续)



火尾希鹇 摄影 李利伟

【我和鸟会】

我的观鸟历程与江苏野鸟会的发展

(南京) 雷 铭

I began my birding life in 2004, and had such an interest blooming in the second year when birdwatching activities began to flourish in Nanjing. I got lots of fun from birdwatching with friends in Nanjing, and this urged me to establish a net platform and QQ group for local birders. We began to prepare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ngsu Wild Bird Society in March, 2006,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Nanjing birdwatching group should develop rapidly this year!

今天整理江苏野鸟会成员的名录,一共33人,真不少哦!回忆鸟会的发展,感慨良多。作文以记之。

我个人第一次真正观鸟是2004年6月13日,地点是雨花台,当时还拍摄了乌鸫、灰喜鹊、白头鹎、麻雀的照片。从那以后自己常到雨花台、菊花台、紫金山、将军山看鸟,10月在紫金山拍摄了山斑鸠、喜鹊、灰喜鹊的照片。不过,这个时期我观鸟还只是普通的爱好,当时只买了一本《中国观鸟指南》,也不怎么做记录,所以,进步甚微,成果不大。

不过,这个时期,我常到观鸟网站看信息,大概暑假时候在网上看到mcaribou的信息,知道他曾经在南京看鸟,就和他联系了,通过他又联系到了asroma13。但是一直都没有和他们见面,仅在网络上向他们请教了一些观鸟的知识。

2004年就这样过去了。新来的2005年是我人生变化较大的一年。这一年,我重新走进了大学课堂学习。更重要的,我对观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找到了我人生最大的兴趣和乐趣!

在与asroma13等联系的过程中,mcaribou告诉我们他们2005年4月2日要来南京看鸟,并且给我asroma13的电话。就这样,我在草场门见到了asroma13,一同到江心洲看鸟,那里我又见到了李鸮。2005年4月2日下午江心洲看鸟,我们一共记录了20种鸟,这一次我做了记录。同行的还有上海的有兔爱爱、一休、城市精灵,我们一共6人。

南京看鸟较早的是mcaribou、asroma13,mcaribou很快大学毕业去了上海,asroma13应该是2002年8月31日开始看鸟,长期以来,是他一个人在南京坚持看鸟、做记录。正所谓三人为众,自从江心洲看鸟以后,就比较经常的形成了asroma13、李鸮和我三人观鸟的固定团体。

2005年五一节,我们特别规划了看鸟方案,5月2日asroma13、李鸮、拙石、海滨到了溧水石臼湖,我写了观鸟随笔《石臼湖的一天》发在WWF中国网

站上，后来被《中国鸟类观察》收入。5月3日 asroma13、李鸢、拙石、trans 到了南山湖，记录到了50多种鸟，创造了南京一天看鸟的最多种数。有特别漂亮的蓝翡翠，还有猛禽红隼。

2005年5月21-22日是一个特别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策划了老山观鸟方案，因为要住宿，我事先联系了老山光明寺、兜率寺，不过，住宿问题还是遇到了周折。这个我都在八千字的观鸟随笔《遭遇兜率寺》作了详细记录，发在WWF中国网站上，受到了较大关注。这一次，我们记录了赤腹鹰、黑耳鸢、黑冠鹃隼等猛禽，还有国家保护鸟种小鸦鹃，漂亮的寿带鸟、紫啸鸫等。这一次的老山之行，是迄今收获最大、最有意义的一次观鸟活动，奠定老山作为南京鸟友最好的观鸟地点的基础。

2005年6月26日，画眉王子和 asroma13、拙石我们一起到八卦洲观鸟，以后成为核心成员。

2005年7月13日，从武汉毕业来南京的锤子和 asroma13、拙石三人到牛首山北麓等地观鸟，此后成为核心成员。

2005年7月27日，蓝尾鸬和 asroma13、画眉王子等人一起到溧水石臼湖、无想寺等地观鸟，之后经常参加组织活动，成为核心成员之一。

2005年6月份一直到年底，我经常一个人出去看鸟，一个人分辨、记录，虽然看到的鸟没有集体看鸟记录的鸟种多，但是认识能力增加不少。

在观鸟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起：

一是2005年10月11日下午14:22:46，我在xici上建立了供南京鸟友交流的版面，开始叫做“自然而然”。倡导以自然为本，爱鸟，爱自然。2005年10月13日发布了关于看鸟的第一帖——观鸟随笔《石臼湖的一天》。此后很多鸟友登记注册进来交流，我们在版里发布观鸟通知贴、观鸟记录贴、图片和大家的心得体会。自然而然成了鸟友交流的地方。

二是2006年1月12日下午2:00左右，我建立了南京鸟友QQ群，成为南京鸟友沟通交流的另一个平台。

就这样，加入的人员越来越多。2006年3月，asroma13、拙石、夏天的树等人设想建立南京鸟会，因为南京是江苏省会，干脆建立江苏鸟会。期间，我们联系了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鸟会，联系了江苏省农林厅、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机构，考虑到目前江苏建立鸟会还不成熟，决定名字暂时定为“江苏野鸟会”，先以筹备的形式号召大家爱鸟、护鸟，等时机成熟了，正式注册。

2006年3月15日，“自然而然”正式更名为江

苏野鸟会，QQ群也改名为江苏鸟友。

回想一年来，我个人感觉到2005年是南京观鸟群体的起步年。2006年应该是南京观鸟群体的发展年。原因有三：一是06年我们有计划的组织了金牛湖、翠屏山、江心洲、八卦洲、紫金山、老山、七里河等多处观鸟活动。4月2日的金牛湖环湖调查活动，达到18人，分两组同时进行。二是06年我们还组织了到浙江长兴、江苏宜兴、上海、婺源、溧阳、句容等地的中线观鸟活动。在2006年4月爱鸟周到来之时，我们简单策划了系列活动，媒体也做了一定的宣传。三是到目前为止登记的鸟友已达33名。这里有观鸟高手mcaribou、asroma13。mcaribou记录的鸟种已达到330种，比较早的成为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审核员，还被邀请参加2005年中国观鸟年报的编写工作。asroma13记录的鸟种也有220种左右，虽然种数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看鸟时间长、认鸟能力强，特别熟悉南京地区的鸟种情况，最近也晋升为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审核员。另外还有拙石、李鸢、蓝尾鸬、画眉王子、锤子等观鸟核心成员。还有色鸟爱好者金陵老夏、数位印象、央宗等。此外一大批新人都在快速成长，认鸟能力也正在提高。我相信南京鸟友的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我们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强。

从2005年到到目前，在观鸟之余，我们也组织了几次聚会活动，主要是交换鸟类资料，谈论大家的体会，3月份聚会讨论成立鸟会的事情。我想今后鸟友们还可以以多种形式聚会，相互之间沟通信息，加强交流，取长补短，更大进步。

我认为南京是一个难得的观鸟胜地。今天我做了南京地区(包括县区)在记录中心上发表记录的统计，一共记录鸟种221种，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的记录没有发在记录中心，所以无法统计。按照我对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南京地区有分布的留鸟、冬候鸟、繁殖鸟以及过境鸟的统计，理论上南京应该有鸟类475种左右，目前我们记录的还不到一半。拥有450多种鸟的南京，应该是一个具有比较丰富鸟种的地区。而且，2005年以来，南京记录了仙八色鸫、黄嘴白鹭等难得一见的鸟种。

南京处于江苏省中部，西面紧邻安徽省，北部紧靠山东省，南部靠近上海、浙江、江西等省市。四面出击，都有全国著名的观鸟胜地，距离南京都不远，而且交通比较便利。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江苏(包括南京)的观鸟事业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较低。南京人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传统，捕捉、笼养野生鸟类的现象还十分

(下转21页)



【自然保护区介绍】

大兴安岭呼中、南瓮河自然保护区观鸟 (北京) 张勇

Huzhong NR and Nanweng He NR in Daxinganling are located in the cockscomb of Chinese cock map. During a birding trip on July, I recorded Spotted Capercaillie, Hazel Grouse, Black Woodpecker, White-winged Crossbill. If you visit those areas in spring and autumn, you can find many migrants. The most attractive time is winter. You can watch Snow Bunting and Snowy owl. The employees of NR are so warm that they will give you much help.

大兴安岭呼中、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该是国内纬度最高的国家级保护区了，位置在中国雄鸡型版图最顶端的鸡冠里，“冰城”哈尔滨比北京高6个纬度，而呼中比哈尔滨还要高6度，真正是中国的“北极地区”。

从北京有一趟火车(1467次)直达大兴安岭地区的中心加格达奇(漠河机场正在修建，广东鸟友关注竣工日期吧)。再往北主要靠支线火车，也有从加格达奇到漠河的高级公路，松岭区是南瓮河保护区管理局驻地，在主干线上，火车、汽车1小时都可到达；呼中区是呼中保护区驻地，在支线上，火车6小时才到，汽车也有，但到呼中的道路不太好，正在修。

呼中保护区面积19.4万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寒温带针叶林及珍稀动植物。本区气候具明显的大陆性特点，为欧亚大陆多年冻土的南缘，是中国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寒温带针叶林，主要树种为兴安落叶松和樟子松。从加格达奇到呼中的火车每天只有早6:20的一班，开得很慢，我9日中午到达，正好赶上保护区有车进山，这让我错过了世界杯的决赛。从呼中区到保护区界还有60多公里，要经过两个检查站，一般出租车不许进入，而且出租司机也不熟悉保护区复杂的伐木公路，所以要深入保护区只能找保护区的车和司机。刚出呼中市区就是森林，路旁是碧绿清澈的河水，接着就看到了黑嘴松鸡(俗名“棒鸡”)和花尾榛鸡(俗名“飞龙”)。黑嘴松鸡是一只雌带了一只幼鸟，以后又看到也是同样情况。雌鸡的护幼意识极强，有时竟毫不畏惧地挡在汽车前面，让小鸡先跑，因此有很好的拍摄机会。花尾榛鸡夏季主要在白桦林，很机警，车一停就钻进树林，没有拍到。

呼中保护区里还没有很好的住处，正在做生态定位塔的中科院三个博士和保护区三个工作人员住在流动工作站(一个较简陋的房车)，我硬是挤了进去。呼中保护区主要生境是落叶松林，也有白桦林，海拔

约1000米，表土30厘米以下就是永久冻土，白天温度可以到20多度，太阳一落，冻土的寒气就逼上来，相当冷，10日清晨竟然看到水面结了一层薄冰，真是避暑的好去处。3点半就亮了，但由于太冷，4点半鸟才开始活动，早起的我白挨了一个小时冻。那里蚊子相当厉害，幸好准备的驱蚊剂很起作用。由于是在高纬度寒冷地区，鸟种不多，而且繁殖季节也不容易找，但有些较特别的种还能见到，比如北噪鸦、白翅交嘴雀、黑啄木鸟。北噪鸦似乎总是成对出现，很活跃，在落叶松中层树干间飞来跳去；白翅交嘴雀在树顶活动，有时三只、有时十几只，可惜没见到雄的；黑啄木鸟只见到一次，先听到“砰”、“砰”的啄木声，不久突然闪现在眼前一棵枯树的顶端，早晨的光线十分完美，不过由于我实行观鸟优先选择，占据三脚架的是单筒，只好把相机架在单筒上拍，因此照片锐度有所下降。营地附近最活跃的繁殖鸟是鸫鹛，一有人走近就发出独特的响亮叫声，跳来跳去，还有一只双斑绿柳莺总站在树顶唱个不停，其他常见鸟还包括大杜鹃、中杜鹃、黄雀、灰鹡鸰、凤头蜂鹰、灰头鹀、普通朱雀、树鹀、白腰雨燕等。

南瓮河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南缘，地貌属于低山冰缘(冻土)地貌，在我国比较具有典型性。保护区是嫩江的发源地，全境河流山溪密布，河道曲折，湖泊相连，水体清澈。从松岭去到保护区的边界大约有100公里，但是这段路同样是渺无人烟的大森林，也要借助保护区的车和司机。不到林区，不知道大火的凶猛，在大兴安岭地区总能看到路边大片黑死的火烧林，远的十几年以前，近的就是今年刚烧的。南瓮河是有名的雷击区，有时能看到连着几座山的森林都烧成了无边站立的树尸体，真是触目惊心，大自然的力量令人敬畏啊！

南瓮河保护区号称国内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实际



呼中生境 张勇 摄

候鸟驿站和天堂 -- 兴凯湖

(黑龙江) 孙长山



南瓮河生境 张勇 摄

森林也很多，保护区内有两层小楼可以住宿。湿地主要是水草地，明水面不多，繁殖期的雁鸭类都隐蔽得很好，据保护区的人说看到白鹤、黑鹳、天鹅等繁殖，不过我只看到鹊鸭和普通秋沙鸭，倒是鹊鹳、燕隼、黑耳鸢等猛禽很显眼地盘旋在水草地的上空，由于气候比呼中暖和，鸟种要多一些，黑嘴松鸡和花尾榛鸡路上也能看到，其他的常见鸟还有毛脚燕、山斑鸠、红尾伯劳、灰山椒鸟、白眉鹁、矶鹬、白腰草鹁等。

夏季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据说春秋过境的候鸟很多，也容易见。但更有吸引力可能还是冬季，届时来自北方的雪鹁、雪鹁等冬候鸟都到了，松雀（俗名“山鸚鹁”）、白腰朱顶雀（俗名“苏鸟”）漫山遍野，各种鸚类和雉鸡类也容易发现，很多鸟种在国内别处是见不到的。不过冬季大雪封路，不能到达保护区核心，但在蛮荒的大兴安岭地区，出了城镇就是森林、湿地，保护区里、外的情况差别不很大，只是要没有一个接头的单位，荒山野岭危险就多了。这两个保护区的人很是热情，能帮助解决不少问题，虽然温度可以低到零下40度，如果只在加格达奇、松岭、呼中等城镇附近活动，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黑嘴松鸡 张勇 摄

Being a key site in the East Asian Flyway, Xingkaihu Lake was designated as 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nd National Geopark. More than 200 species of birds have been recorded there, including White-naped Crane, Greater White-fronted Goose, Whooper Swan, Tundra Swan and Mandarin Duck. It is also the major breeding sites for Red-crowned Crane, Oriental White Stork, White-tailed Eagle, Golden Eagle, Black-headed Gull, Whiskered Tern, Mallard, Spot-billed Duck and Grey Heron.

黑龙江省密山市境内的兴凯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去年被评为以湿地为主的国家地质公园。兴凯湖地质公园位于兴凯湖盆地和蜂蜜山南部，西起白棱河口，北邻穆棱河，东以松阿察河、南以大兴凯湖与俄罗斯相交，面积为2989.85平方公里。兴凯湖地质公园内集水域、湖岗、湿地等地质遗迹于一体，布局巧妙独特，地质遗迹齐全，风光神奇美丽，人文景观众多，个性独特鲜明。

兴凯湖之所以逐渐得到重视，因为她远离中心城市，没有拥挤，少有污染，独特的自然风光大气天成，湿地面积之大，成为世界三大湿地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特有的植物和构造是天然的过滤器，净化水质。湿地中的鱼类和水生植物又是水鸟赖以生存和繁衍的食物。在广袤的兴凯湖湿地中，有记录的鸟类二百多种，兴凯湖保护区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东方白鹳、白尾海雕、金雕的主要繁殖栖息地之一。在兴凯湖湿地栖息的丹顶鹤繁殖种群达60余只，是中国第三大繁殖种群。这里还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白琵鹭、白枕鹤、白额雁、大天鹅、小天鹅、鸳鸯等。在兴凯湖湿地还有大量的红嘴鸥、须浮鸥、绿头鸭、斑嘴鸭、苍鹭在繁殖，数量有两万多只。在兴凯湖湿地你会深深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多么的重要，人与生物的共生使地球变得多彩美丽。

兴凯湖湿地作为中国乃至东北亚鸟类迁徙最东线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春秋时节能来这里观鸟，对生命理解会有一个飞越。

春天的兴凯湖，当黑土地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守时的候鸟带着南国春天的气息来到兴凯湖，兴凯湖迎来了新一轮春天。在兴凯湖最东端的龙王庙，松阿察河与兴凯湖的交汇处，有当地人说的“龙口”，有几平方公里的水面常年不封冻，成为南来北去迁徙候鸟的必经之路，每年春天有几十万只迁徙候鸟在此



停歇觅食。经过万里之遥的旅途，这里是候鸟最好的驿站。特别是每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各类水鸟由南而来，履行着上一个秋天与兴凯湖的约定。听兴凯湖保护区的鸟类专家刘华金讲，兴凯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水鸟，重要的原因是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兴凯湖流域的湿地，是目前世界上未受污染面积较大也是为数不多的湿地之一。加上湖口常年不封冻，为水禽栖息、觅食和繁衍的最好场所。经过多年的保护，湿地中丹顶鹤和东方白鹤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成为重要繁殖地。

秋天的兴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呦呦的鹿鸣，和着瑟瑟的秋风，湿地中鹤鸣雁舞，叫人心醉于此。兴凯湖湿地有着大量的未被开垦的自然湿地，也有很多已被开垦为水田的人工湿地。这里的国营农场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成熟的水稻同样是雁鸭的食物。过去人们保护意识淡薄，枪打炮轰和用药死的大雁把水鸟吓走，保护已成熟的粮食。现在人们为了保护成熟的水稻，也只是采取在田里立几个假人来驱赶。向老农垦打听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刚开发时，水鸟多的是，真可谓“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随着湿地的大量开发，鸟比那个时候少多了。想起一位老友曾经对我说过：当兴凯湖的鸟儿没了，鱼儿没了，变成一个大澡堂子，你还会来么？这些话始终铭记在心，我也由此成为一名自然保护志愿者。

兴凯湖的鹤鸣声声、雁舞芦荡、万鸟齐飞、烟波浩渺、大浪淘沙、碧水蓝天、沃野千里、层峦叠障、鹿鸣呦呦、冰肌玉骨……这是自然对人类的奉献，置身在这景色中，常常是忘了自我，只有灵魂与她共存。

【看图说鸟】

斑鱼狗中的“助手”行为

Waxwing

We can find that some male kingfishers help other couples to capture fish or defend breeding area in breeding season. These male kingfishers are called helper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helper. One is primary helper. He is the son of a couple and helps his parents to breed before he finds his partner. The other is secondary helper which has no kin with the kingfishers he helps. It has the chance to mate the female kingfisher next year. The helper phenomenon is connected with gender ratio and food supply. There are few helpers when food is enough during the breeding time.



照片显示的是两张站在一起的雄性斑鱼狗，作者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左边的那只斑鱼狗曾给右边那只鸟喂食。并且，当有另外一只斑鱼狗飞到它们的领地时，左边的那只起飞将入侵者赶走。那么，照片上的两只鸟会是什么关系呢？

左边的斑鱼狗，很可能是属于去年的幼鸟今年协助繁殖的，被称为“助手”（helper），这个现象在鱼狗翠鸟类里很常见。根据在非洲观察的斑鱼狗“助手”行为资料显示，担当“助手”角色的鸟都是雄性的，一般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初级助手（primary helper），是去年繁殖对（或其中一只）的儿子，协助父母养育弟妹。这一种在繁殖季节一开始就跟繁殖鸟在一起：找鱼喂雄鸟、协助他喂坐巢的雌鸟、协助赶走入侵者等等。要是他下一年（两岁）还是打光棍，可能继续会“帮家里的忙”。在肯尼亚观察的结果，每3对繁殖鸟中就有一对有这样的“初级助手”。一般只有一只。

第二种，叫次级助手（secondary helper）。他跟繁殖鸟没血缘关系，可能是追雌鸟追到她配对后还痴心不走的。繁殖雄鸟一开始就想办法赶他走，但要是他死赖，到雏鸟孵出来几天以后，雄鸟会很勉强的让这个助手喂雌鸟和他（当然是指繁殖雄鸟）的雏鸟。这种次级助手，有时候能在下一个繁殖季节跟这只雌鸟配对。

这种助手行为的出现，跟斑鱼狗雌雄比例有关（在东非，是1.5到2.5只雄鸟对1只雌鸟）。光棍多就自然闲着，孝顺的，帮爹娘；脸皮厚的，就讨好人家的老婆。

为什么繁殖雄鸟容许可能的情敌做“助手”呢？说到底可能跟“经济”有关，在鱼多觅食容易的地区，助手行为显著减少，但要是一个地区觅食不易，为了增加孩子们的生存机会，雄鸟也好像没办法了。

古书上说的“反哺”，我想就是看到了这种行为。

〔物种信息〕

请注意戴黄色脚环
的白腰燕鸥

American researchers banded 103 Aleutian Terns in Yakutat. The left one is a metal band and the right one is a yellow plastic band. Researches are not sure where these terns' winter habitats are. They may be on islands of South Sea. The terns may appear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during migration. If anyone sees such bird, please contact China Banding Center.

新近收到来自阿拉斯加的消息, 美国的研究人员在 Yakutat (注意: 不是俄罗斯的雅库特) 地方为 103 只白腰燕鸥做了环志 (左脚金属环, 右脚黄色的塑料环)。目前白腰燕鸥的越冬地在哪里还不被人们所了解, 估计可能是在南海的岛屿上, 迁徙季节可能会经过沿岸省份 (香港有过纪录)。大家要是看燕鸥时看到带黄色环的, 请多加注意, 那可能就是白腰燕鸥的新纪录。如果看到, 请与环志中心联系。 (陈承彦)

请注意戴红色环的
红腰杓鹬 (大杓鹬)

Researchers from Russia banded 10 Far Eastern Curlews in recent years. The right one is a red plastic band and the left one is a metal band. This year, they banded two birds by smearing rufous paint on the neck and breast of male and on the back neck, rump and wing of female instead of putting a red plastic band. Contact antonov@hingan.amur.ru if you see any birds like them.

俄罗斯的兴安斯基保护区 (离黑龙江逊克、嘉荫不远) 近年环志了 10 只在当地繁殖的红腰杓鹬 (大杓鹬), 都是在右脚放了一个红环、左脚一个金属环。今年环志的两只没上红环, 但雄鸟在脖子和胸部涂了红褐色, 雌鸟在后颈、腰部和翅膀涂了红褐色。这两只涂彩的鸟, 明年体羽颜色就会恢复正常 (羽毛换掉)。因为上环的和涂彩的鸟不多, 看到的机会也许不大, 如果有人看到, 可以跟兴安斯基的 Alexey Antonov 先生联系。他的电子邮件是 antonov@hingan.amur.ru (他会英语)。 (陈承彦)

(上接 17 页)

严重, 几个较大的鸟市天天流转着成千上万的鸟儿, 还有不少猛禽、国家保护鸟种在那里备受伤害。

我们期待着我们的鸟友多与全国其他鸟会联系。

〔书讯〕

《猎隼保护手册》出版

The Protection Handbook of Saker Falcon was published on 5th April. The book includes Description, Habitat, Habit: Feeding, Breeding and Migr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tatus, Threats and Reason, Research Trend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ase Cite, Suggestions, Concluding Remarks, Acknowledgements, Reference and Questionnaire. Back cover is in Uighur language. The book was sponsored by WWF-China, XCF and NSFC: 30470262.

2006 年 4 月 5 日, 由马鸣等人联合编写的《猎隼保护手册》正式出版。彩色封页, 16 开本, 44 页, 具有维、汉、英三种文字, 计 5000 册。内容包括形态特征、栖息地、习性 (食性 \ 繁殖 \ 迁徙)、分布与数量、面临威胁及原因、研究动态、保护与管理、案例引用、保护建议、结语、致谢、参考文献、附问卷调查表。封底是维吾尔族。资助计划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新疆保育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免费发给分布区的群众和保护工作者, 对于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有积极作用。 (马鸣)



《新疆野鸟观赏与研究》出版

The Appreciation and Research of Birds in Xinjiang was published recently. The book has 430 photos, consisting of 200 species, about 50% of total bird species in Xinjiang.

由马鸣等编写的《新疆野鸟观赏与研究》收录 430 多张野鸟原生态照片, 约 200 种新疆常见鸟类 (占新疆种数 50%)。32 开本全彩印, 255 页。定价: 36 元。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马鸣)

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江苏野鸟会”这个以“爱鸟、爱自然”为主题、蓬勃向上的集体, 一起为南京、为江苏的野鸟保护事业尽一点点微薄之力。江苏野鸟会网址: <http://b566950.xici.net> 江苏鸟友 QQ 群: 19615006 江苏野鸟会暂定信箱: leiming@jspi.cn



【各地鸟会专栏】

福建省观鸟会

Fujian BirdWatching Society

1. On 24th and 25th June, Fujian Bird Watching Society investigated the Riyu Island, in Fujian

Province, recording 130 adult Chinese Egret and 174 juv. Riyu Island is the biggest breeding area for Chinese Egret, It also have Black-tailed Gull, Bridled Tern, Black-napped Tern

2. On 2nd July, Professor Wang Oishan - ornithologist and advisor of FBWS - watched birds at wetland of Minjiang Estuary,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members of FBWS.

3. With the help of FBWS, Fuzhou Young Activity Center organized a summer camp to show students bird pictures and organize birdwatching activities for them.

1. 6月24-25日，福建省观鸟会考察福建省日屿岛保护区，再次对在此繁殖的黄嘴白鹭进行统计，记录到130只成鸟，约174只亚成鸟，这是福建省已知最大的黄嘴白鹭繁殖地。该岛也是黑尾鸥、褐翅燕



王岐山教授观鸟 福建观鸟会

鸥、黑枕燕鸥等海鸟的繁殖地。

2. 7月2日，藉我国著名鸟类学家、福建省观鸟会顾问王岐山教授回榕之际，福建省观鸟会相约王岐山教授夫妇前往福建省闽江河口湿地观鸟。王岐山教授十分支持民间观鸟活动的开展，在这次观鸟活动中，福建省观鸟会也从王教授那里“挖掘”到不少鸟类学和水鸟鉴别的知识，受益匪浅。本次观鸟活动，再次记录到2只黑脸琵鹭（亚成），1只黑嘴端凤头燕鸥（亚成）。其中福建省观鸟会对这两只黑脸琵鹭的跟踪观测，从5月上旬开始，最后确认其在福建过夏。

3. 7月21—23日，福建省观鸟会协助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近40名中小學生开展“探索·发现”夏令营活动，主要活动有生态环境知识、鸟类知识和蝴蝶知识讲座，开展了鸟类图片展，认识鸟类和蝴蝶标本，野外观鸟、观星以及认识湿地等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暑假生活，提高学生们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并增强了环境保护的意识。



黑脸琵鹭 福建观鸟会

上海野鸟会

Shanghai Wild Bird Society

1. 5 members of SWB accompanied a birder from Hangzhou to have a birding trip to Nanjing from 24th June to 25th June.

2. 7 members of SWB took part in the China Annual Photography Meeting in Dongzhai NR, Henan Province.

3. Huahua, a birder of Shanghai, organized colleagues to go birding at Daning Greenland.

4. SWB found a breeding wetland of Pheasant-tailed Jacana and Watercock in Songjiang District.



1. 6月24至25日上海鸟友5人与杭州鸟友1人到南京观鸟，受到南京鸟友热情接待，两天时间共记录到70多种鸟，其中仙八色鸫当之无愧成为明星。另，7月1日上海鸟友4人顶着酷暑到杭州观鸟。

2. 董寨色鸟会期间，上海共有两批鸟友共7人到董寨观鸟拍鸟，记录到仙八色鸫、橙头地鸫和白冠长尾雉。

3. 6月17日上海鸟友花花组织公司同事到上海大宁绿地观鸟，开辟了鼓动市民参与市区公园观鸟爱鸟活动的新形式，共11人参加，记录到13种鸟。

4. 6月26日上海鸟友在松江区鸟类调查中发现一个有水雉和董鸡生活的湿地，共记录到5只水雉。

江苏野鸟会

Jiangsu Wild Birds Society

1. In June, JSWBS organized several birding activities. Orange-headed Thrush, Pheasant-tailed Jacana, Black Bittern Fairy Pitta and Asian Paradise-Flycatcher were recorded.

2. On 2nd July, the first member meeting of JSWBS was held a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3. JSWBS rescued an Oriental Scops Owl and a Crested Myna between June and July.

1. 6月,江苏野鸟会组织了多次观鸟活动,先后记录到橙头地鸫、水雉、黑鸛、仙八色鸫、寿带等特色鸟种。

2. 2006年7月2日,第一次江苏野鸟会成员大会在南京林业大学召开,会议邀请了南京林大鸟类学教授鲁长虎开设了讲座。宣布了鸟会的章程,通过了机构设置,讨论了下一步的活动以及关于野生鸟类求助的问题。

3. 6月-7月,鸟会救助并野放了一只东方角鸮和八哥。

北京观鸟会

Beiji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Bird banding workshop will be held from 24th to 28th August in Beidaihe, Hebei Province by Beiji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All birdwatchers are welcome.



培训时间: 2006/08/24-8/28

培训内容: 鸟类环志基础知识, 环志操作技术(以林鸟和小型涉禽为主)。

培训在8月24日午后在北戴河正式开始,于8月28日上午10:00以前结束,午饭后返程。外地的朋友可选择全程参加,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中的几天来参加,但建议每个人参加培训的总时间不少于两个工作日。

厦门观鸟会

Xiamen Bird Watching Society

1. Members of XBWS recorded 1 Lesser Crested Tern and 3 Chinese Lesser Crested Tern at wetland of Minjiang Estuary on 1 July. Local TV station also played a video about this news. Birders have found Chinese Lesser Crested Tern in recent three years at the same site. XBWS will take more action to protect such area and birds there.

2. Members of XBWS were invited to be instructors in several student summer camps and organized birding activities.

3. XBWS has emended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It is preparing to elect new council now.

1. 2006年7月1日,厦门观鸟会江航东等人在福建闽江口湿地观察,记录到1只小凤头燕鸥,3只黑嘴端凤头燕鸥。小凤头燕鸥不仅是福建省的第一个野外观察纪录,也是中国大陆的首个纪录。据分析,这3只黑嘴端凤头燕鸥极可能是从对面的马祖岛飞过来的,因为两地相距仅28公里,而马祖岛是已知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繁殖地。另外,在6月10日的全国水鸟同步调查中,厦门观鸟会会员也在闽江口湿地发现1只黑嘴端凤头燕鸥。从2004年至2006年,观鸟会已经连续三年在闽江口湿地观察到黑嘴端凤头燕鸥。但闽江口湿地目前只是一个县级保护区,这与



它的重要性极不相符,而且其开发的程度正日趋严重,推动保护区的升级工作已经刻不容缓。江航东等人此行也拍下了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影像资料,并于7月4日在福建东南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播出了部分镜头,以后还准备制作一个专题节目,以呼吁大家都来关注闽江口湿地的保护问题。

2. 从2006年6月30日至7月18日,观鸟会分别为厦门地震夏令营、海沧延奎小学“观鸟与环境保护”夏令营以及第五中学生物夏令营的学生上观鸟课,并组织到野外进行观鸟实践活动。

3. 厦门观鸟会在积极筹备成立一级协会,目前章程已修订完毕,正进入理事会选举程序,投票结果将于8月1日前产生。



小凤头燕鸥 江航东 摄



【特色鸟讯】

Two Great Grey Owls were recorded at Dailing, Heilongjiang on 20th May-3th June. The previous distribution map of this owl only involves the northern part of Greater Hingan Range in the northernmost region of Heilongjiang and Inner Mongolia[Yao Wenzhi].

Two Watercocks, two Baillon's Crakes, one Von Schrenck's Bittern, one Manchurian Reed Warbler, a small flock of Lanceolated Warblers and Rusty-rumped warblers were recorded at Bahe wetland, Beijing during 30th May and 19th June[Li Haitao];

Two imm. Black-faced Spoonbills at Minjiang estuary, Fujian on 3 June [FJBWS];

Two Eurasian Thick-knees were recorded at Wuwuxinzen, Karamai, Xinjiang on 10th June [Zhao Bo];

A Rufous-tailed Babbler was recorded at Ganzi, Sichuan on 14 June[Zhao Xing];

Two Cotton Pygmy Geese were recorded at Zhangdu lake, Wuhan, Hubei on 17th June, which become more and more rare in recent years [Tao Xudong];

One adult and one juv. European Greenfinch were seen at Urumqi at an altitude of 2100m on 20-21th June, more and more records of this species in Xinjiang in recent years[Wu Jian];

16 Corn Crakes were recorded at Tangbula caoyuan, Xijiang on 24-25th June [Xu Jie];

Chinese Egret with 130 adults and 174 juvs. were recorded at Niaodao, Fujian on 24-25 June [FJBWS];

A Lesser Crested Tern was recorded with a flock of Great Crested Terns and one Chinese Crested Tern at Minjiang estuary on early July, this should be the first confirmed record for Lesser Crested Tern in coast of Mainland China[Jiang Hangdong].



欧石鸻 赵勃 摄

5月20日-6月3日, 黑龙江带岭, 乌林鸮两只, 此前的分布最北限在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大兴安岭北部[姚文志];

5月30日和6月19日, 北京坝河湿地, 董鸡2只, 小田鸡2只, 紫背苇鳉1只, 远东苇莺1只, 一小群矛斑蝗莺和小蝗莺[李海涛];

6月3日, 福建闽江口, 黑脸琵鹭2只非繁殖羽[福建观鸟会];

6月10日, 新疆克拉玛依五五新镇, 欧石鸻2只[赵勃];

6月14日, 四川甘孜, 宝兴鹧雀1只[赵兴];

6月17日, 湖北武汉涨渡湖, 棉凫2只, 近几年越来越罕见[陶旭东];

6月20-21日, 新疆乌鲁木齐海拔2100米处, 欧(绿)金翅1只成鸟和1只亚成, 近些年在新疆的记录越来越多[Wu Jian];

6月24-25日, 新疆唐布拉克草原, 长脚秧鸡16只[Xu Jie];

6月24-25日, 福建鸟岛, 黄嘴白鹭130只成鸟和174只亚成体[福建观鸟会];

7月初, 福建闽江口, 一群大风头燕鸥中混有小凤头燕鸥1只和黑嘴端凤头燕鸥1只, 这是在大陆首次确证的小凤头燕鸥记录[江航东].

【编读往来】

编辑部:

今天收到第49期《中国鸟类观察》, 感觉很好, 谢谢! 中国观鸟队伍的迅速壮大, 是始料不及的, 给我的感觉, 中国鸟类研究是柳暗花明。

在很长时间内, 有一种感觉, 中国搞鸟类专业的不如国外业余的。同时中国鸟类研究人员太少了。我国面积那么大, 鸟类那么多, 到现在也就是500人左右。且很多年岁已大, 不适合野外工作了。

在很长时间内, 喜欢鸟的和专业研究鸟的没有联系, 不利于我国鸟类研究的进步。

到现在我国鸟类还有很多种类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应该感到惭愧和悲哀。

建议观鸟的朋友介入到鸟类研究课题中, 强大我国鸟类研究水平。

还有一些鸟类分类比较困难, 如柳莺、沙锥、猛禽等尽量把它们特征拍下来。国外已经这么做了。

祝愿《中国鸟类观察》越办越好。

吉林鸟类环志保护站 唐景文



黑冠鸛 范忠勇



黃頸啄木鳥 唐軍



黑顶麻雀 马鸣 摄

新疆歌鸲 赵勃 摄

田鸲 苟军 摄

红背红尾鸲 赵勃 摄

黑尾地鸲 冯刚 摄

CHINA BIRDWATCH